

陔餘叢考

趙翼著

湛貽堂藏板

錢大昕在《廿二史札記序》中談
此書為「久已傳播士林，紙貴都

夫良弓九合，斯稱鉅黍之名。大樂六成，乃著總干之象。故蘇世之學，兼蓄乎支渠。載道之文，不局於矩步。履豨削，鑿能助方聞。考纓剡，麻胥歸淳制。用以盧牟，往載祓飾。前謨聚大魁，而為笙結春芳。而崇佩若雲崧，先生者其今世之深寧。叟乎先生，味道之曠食古，而化三長兼擅乎史氏。九能可以為大夫，凡夫斗簡，瓠編龜枚，鳥卜天儀，軌象地節，堪餘凡將。元尚之篇，乘方割圓之術，以及青囊之秘策，黃石之內書，莫不星宿森羅，雲霞亂費。同撐腹笥，妙決言泉。東王投干二百驥，但聞天笑侍中。奪五十餘席，誰及瀾翻。於是奏罷長楊，便隨羽獵，吟餘

吳錫麒：清·錢塘人，字聖行，号
谷人。乾隆進士，友王榮酒。工騎
體文，兼能詩，善修琴。不著印
<心未齋集>。

先生之記拈毫獨笑弄墨忘疲滄海瀾回入尾閭而競
納泰山雲起積膚寸以成奇卽此一編已堪千古麒麟水
端莫見宙合難窺乃以鴻筆之如椽下付鯁生而作序
歸田可樂正將山水從君記事有珠先以光明照我愧
讀書未能見道失已東隅喜問字特許叩門禮應北面
自忘蠡酌願附驥旄如謂公衮之才尙堪俳偶長謙之
業亦有條抄則樞貌僅存蓬心未泮是猶棘林螢燿而
與夫檮木龍燭也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四月望前三日同館後學吳錫麒
拜篋

余自黔西乞養歸。問視之暇。仍理故業。日夕惟手一編。有所得。輒劄記別紙。積久。遂得四十餘卷。以其爲循咳時所輯。故名曰咳餘叢考。藏篋衍久矣。覩記淺狹。不足滿有識者之一笑。擬更廣探經史。增益成書。忽忽十餘年。老境浸尋。此事遂廢。兒輩從敝篋中檢得此稿。謂數年心力。未可拋棄。遂請以付梓。博雅君子。幸勿嗤其尪陋。其中或有謬誤。更望賜之駁正。俾得遵改焉。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嘉平月趙翼識

卷一

五經正義 畫卦不本於河圖 易不言五行

河圖刻玉 易闕文衍文 尚書名起於伏生

尚書古今文皆出壁中 壁書非孔襄所藏

虞夏商周書曰孔子所分 宋儒疑古文尚書

舜典當從月正元日分起 納於大麓

元愷四凶贊在尚書辨 陟方 萊夷作牧

三正 泰誓真偽 帝乙卽成湯 延洪 尚書

大傳

卷二

古詩三千之非 詩序 漢儒說詩 夏屋

后稷已行郊禮 坼副 帝武元鳥 奚斯所作

春秋 春秋底本 春秋書法可疑 春不書

王 春王不書正月 春秋紀年 矢魚于棠

左傳所本 左傳敘事氏名錯雜 左氏傳原委

鷓冠 曹翹卽曹沫 屠蒯卽杜簣 杜預註

左傳 國語非左邱明所撰 韋昭註國語

卷三

周禮冬官補亡之誤 儀禮 五父衢 伯魚之

母死 晉文公辭國當以檀弓為據 月令

賓雀 太牢少牢 醴泉卽膏露 八十者一子

誤 三年喪王鄭二說不同 鄭康成註慈母之

誤 命婦世婦

卷四

四書別解數條 子見南子 束脩二義 子畏

於匡記載不同 執圭 亂臣十人 彭祖卽老

聃 微生高卽尾生 公山弗擾召孔子之不可

信 羿羿非夏時人 浴乎沂風乎舞雩 擊干

繚缺或以爲殷人 其父攘羊 人莫知其子之

惡係魯諺 尊孟子 五畝之宅 負戴 伊尹

烹要湯 王良卽伯樂 市井 七八月之間旱

卷五

史記一 史記二 史記三 史記四 史記五

伯益伯翳一人 趙氏孤之妄 宰我與田常

作亂之誤 齊湣王伐燕之誤 楚漢五諸侯

三戶 廣武 司馬貞史記索隱 漢書 漢高

祖有後母 史記闕文漢書衍文 漢書古本

顏師古註漢書 班書顏註皆有所本 後漢書

後漢書二 後漢書註

卷六

三國志 晉書舛訛 宋齊梁陳魏周齊隋諸史

及南北史書法各不同 宋齊梁書書南北交涉

事 梁陳周齊隋五代凡三修成 宋書書法
宋書敘事及編次俱有失檢處 宋書繁簡失
當處 宋書立傳太少

卷七

齊書書法 齊書編次失當處 齊書繁簡失當

處 齊書立傳太少 齊書原本 梁陳二書

梁書編次失當 梁書多載蕪詞 陳書書法

陳書編次得宜 陳書亦多蕪詞 魏書 魏收

書有後人所補者 魏書書法 魏書蕪冗處

北齊書 周書 隋書

卷八

南北史原委 南史繁簡失當處 南史多用齊

書原文 南史敘事失當處 南史與齊梁陳三

書互異處 北史與魏書互異處 北史多取魏

收書 北史刪魏書太簡處 北史較北齊書繁

簡互有得失處

卷九

北史與北齊書互異處 北史與周書繁簡各有

失當處 北史與周書互異處 南北史夾敘法

南北史複傳 南北史自相牴牾處 南北史

亦有繁冗處 南北史多複調 南史敘事失檢

處 北史敘事失檢處 南北史自敘有失實處

南史編次失當處 隋志應移南北史之後

卷十

新舊唐書年號各有得失 新舊唐書本紀書

法互有得失 新舊唐書本紀繁簡互有得失

舊唐書多國史原文 舊唐書編訂之失 新唐

書改訂之善 新唐書編訂之失

卷十一

新唐書得史裁之正 新唐書列傳隸事之當

新唐書文筆 新唐書多迴護 新唐書多周旋

舊唐書敘事疎誤處 新唐書敘事疎誤處

卷十二

新唐書列傳內所增事蹟較舊書多二千餘條其
小者不必論其有必不可不載而舊書所無者今
撮於後 舊唐書所載亦有不應刪而新書反削
之者今亦錄於後 新舊唐書有彼此互異者今
據通鑑綱目唐鑑貞觀政要五代史北夢瑣言等
書稍爲訂正於後 南詔涉海及銅柱之誤
順宗諸子傳

卷十三

五代史 宋遼金三史 遼宋二史相合處

遼宋二史不相合處 遼金二史不相合處

宋金二史不相合處 宋遼金史舊本 遼史

宋史一 宋史二 宋史三 宋史四 宋史五

宋史六 宋史七 宋史八

卷十四

金史 元史 明史 明史多附書 明史父子

兄弟不同傳 明史多載原文 大禮之議 明

史行文典雅 史傳俗語

卷十五

通鑑綱目 綱目書法有所本 賈舉 俠累韓

廐一人兩書 薄后陳后不書立 太初元將

卓茂非仕於莽朝 鍾繇 立曹操女為后

周撫 惡奴郎 高密王恢之 記里鼓 王陵

魯文公七年無衛獻公 魏三祖 子總管

鹿角 定楊 文成公主 列卒 四夔 王忠

烈 竟海曹華 天祐末紀年分注各鎮 西平

王 遼復號改號 夏人遼人 昏德公重昏侯

留夢炎及第

卷十六 十八、可補廿史札記之末各

三皇五帝 堯舜之禪不同 東西周 周秦改

正朔不改月次辨 郡縣 兩漢時受學者皆赴

京師 郡國守相得自置吏 漢初分郡之大

大臣有罪多自殺 刺史守令殺人不得奏

大臣不服父母喪 兩漢六朝謚法 漢唐食封

之制 元魏子貴母死之制 元魏族誅之法最
慘 元魏百官無俸 華林園有三處

卷十七

三大遷 六朝重氏族 譜學 六朝忠臣無殉

節者 隋制從駕官帶妻子 唐初武功之盛

唐初多用蕃將 唐制內外官輕重先後不同

唐制陞殿用宮女侍 唐制吏部分東選南選

唐時簿尉受杖 唐時國史聽隨任修撰 唐時

王爵之濫

卷十八

汴京始末 宋制武選歸吏部 宋元權酷之重

宋人好名譽 宋時士大夫多不歸本籍

宋人字名多用老字 宋南渡世家多從行

南宋將帥之豪富 宋元追褒日賢 元初本不

欲取宋 元時疆域之大 元時崇奉釋教之濫

元制蒙古色目人隨便居住 元人名多相同

前明有兩北京 明初用人不拘資格 有明

進士之重 有明中葉天子不見羣臣

卷十九

女媧或以爲婦人 煉石補天 蚩尤爲黃帝相

湘君湘夫人非堯女 隸書不始於程邈

造筆不始於蒙恬 左右袒不始於周勃 牛耕

馬氏銅柱有三 徙銅人不始於魏明帝 牛繼
馬非晉元帝 宮中屠販不始於東昏 四聲不
始於沈約 縱囚不始於唐太宗 圖畫學士不
始於唐太宗

卷二十

貢荔枝不始於楊貴妃 楊氏五家合隊 五日
一朝不始於裴度 牛李非李德裕 宋金蓮燭
送歸院者六人 曹彬伯顏不妄殺人之非
青苗錢不始王安石 高宗泥馬渡江之訛
兀术致書秦檜之不可信 南宋和議起於洪忠

宣揚子馬不始於女真 木燈檠之不可信

楊桓傳國璽考之誤 蘇州擊闖不始於顏佩韋

明末閹黨有殉難者 明人演戲多扮近事

前明司禮監卽樞密院

卷二十一

正月元日 明月去月 上巳端午除夜 競渡

乞巧登高 古兵器不皆用鐵 齋戒不忌食肉

尙左尙右 萬歲 露布 衙門 幕府

視草 禽獸草木互名 素王 吳會 主臣

不暇草書 罄南山竹 日射三十六熊賦

斂衽

經史子集 詩文以集名 詩筆 序 章句集

註 題目 破題 別字 音字用點 重字二

點 人字 文章忌假借 古人追敘前事文法

古文用韻 漢諺用韻法 謎 用千字文語

敕 旨 朝 宅 次 宦 二十八宿

帳 饗 寫 係 甄 員 犬 隔 都 鄙

雅俗 猖獗 絕倒 饑餓二字有別 釐 釐

卷二十三

一二言詩 三言詩 四言詩 五言 六言

七言 八言 九言 十言十一言 五七律排

絕句 三五七言 長短句 樂府 六句律

詩 拘體七律 律詩不屬對 律詩兼用兩韻

迴文詩 疊字詩 聯句 柏梁體 和韻

集句 成語佳對 借對法 扇對法 禁體詩

雙聲疊韻 詩句有全平仄者 詩詞專用本

家本人事

卷二十四

曲牌名入詩 番語成詩 以古人姓名藏句中

題字嵌句首 數目字入詩 十二生肖八音

入詩 藥名為詩 拆字詩 口吃詩 雙關兩

意詩 壽詩 輓詩 悼亡詩 帖子詞 口號

元韻原韻 卽席 古詩別解 陶詩甲子紀年

杜詩金蝦蟆 乞為奴 李義山詠史詩

唐彥謙長陵詩 聶夷中詩 紫濛 東坡詩咏

三良 赤壁賦洞簫客 陳季常 元遺山詩多

複句 劉後村詩多用本朝事 孫蕢詩 李夢

陽詩重韻 王阮亭柳墓詩 古今人詩句相同

詩作嗚噓

卷二十五

年號重襲 歷代正史編年各號 歷代僭竊各

年號 此外有外蕃年號見於唐書宋元明史及

通鑑玉海者今并摘錄 改元 年號用字

年號併稱

卷二十六

翰林 學士 侍讀侍講學士修撰編檢 唐時

翰林學士不必皆進士出身 翰林撰文署名

庶吉士 前明翰林不必皆出庶吉士 殿閣大

學士 閣老 大學士到任在翰林院 中書

中書舍人 尙書 侍郎郎中員外 御史

祭酒 監司官非刺史 兵馬司 吏部掣籤

奏本擡頭 行香 授官表讓 換官不換印

假守

按月分俸 京官月費 預借俸錢 到任官給

俸 誥敕 封贈 父在封母不稱太 貼黃

仕宦避本籍 親族迴避 起復 未葬親不許

入仕 一產三男有賞 旌門法式 國忌日不

決囚 孕婦緩刑 聽重囚妻孥入獄 笞臀

滴血 稅契 戒石銘 清慎勤匾 鄉都圖

省 履歷 民壯 官府乘轎 養濟院育嬰堂

義塚地

卷二十八

秀才 監生 舉人 進士 狀元榜眼探花

三元 兩次及第 特賜進士 棘闈 禮部知

頁舉 殿試 武科殿試 試期

卷二十九

科舉分南北 前明兩京解元不必本省人

五經中式 遠省舉人給驛馬 科場給燭

鄉闈用京官主試 十八房 讀卷官 殿試彌

封另謄 科場迴避親族 鄉會試錄有序

程文墨卷 制科題目 題名錄 新進士赴國

子監拜謝 座主見門生禮 同年 填榜

寄籍 關節 帖括策括 及第詩 甲榜乙榜

卷三十

數目用多筆字 銀 金銀以兩計 忽絲毫釐

分錢 一金 云寶 短金 不 一

同 丈尺古今不同 量酒用升斗 火砲火槍

紙錢 紙馬 以錢代著 門帖 名帖

木棉布行於宋末元初

卷三十一

認族 同姓為婚 交婚 姊妹為妯娌 指腹

為婚 劫婚 初婚看新婦 冥婚 撒帳

拜堂 脫鞵登席 着鞵 弓足 金鳳染指

簪花 婦人拜 古人跪坐相類 高坐緣起

再拜三拜四拜五拜 上元張燈 潤筆 避諱

嫌名 二名 古人臨文避諱之法 違事不

逮事 覲面犯諱

卷三十二

三年喪不計閏 父在為母斬衰 婦為舅姑三

年喪 喪次助哭 避煞 墓祭 合葬 改葬

久而不葬 假葬 洗骨葬 神道 碑表

墓誌銘 碑表誌銘之別 行狀 樂石 忌日

忌月 七七 生壙 生祠 祠堂 宗祠塋像

塑像

卷三十三

刻書書冊 刻時文 花押 燒香 放生池

神前設籤 放債起利加二加三加四並京債

釘鞵 眼鏡 摺扇 竹夫人 湯婆子 連枷

滿江紅船 牛皮船 螺填 骰子 四緋 葉父

戲 陞官圖 不倒翁 掃晴娘 假面 本草

水晶 琉璃 料絲 金魚 京師炒栗

窖菜 唐花 西瓜 始於五代 烟草

卷三十四

干支 干支配五行 二十四節氣名 太歲大

將軍 一日十二時始於漢 十二相屬 十二

相屬起於後漢 時憲書後列兩甲子 子平推

命 葬術 測字 圓夢 佛 佛經字數

諫佛骨表有所本 觀音像 天王堂 西王母

王子晉 安期生浮邱伯 容成御女 八仙

張真人

卷三十五

天地水三官 東嶽天齊 泰山治鬼 城陽王

秣陵尉 伍子胥神 項羽神 衡嶽借兵

關壯繆 漢壽亭侯 天妃 金龍大王 祠山

神 文昌神 灌口神 張仙 鍾馗 王靈官

城隍神 韓昌黎為土地神 五聖祠 晏公

廟 常州忠佑廟 常州忠義祠

卷三十六

至尊 寡人 稱孤 公 卿 君 侯 世父母

太公 繼室 側室之誤 娣 姪 夫兄稱伯

夫弟稱小郎 如夫人小妻 傍妻下妻 少妻庶

妻 夫子 門生 門子 真人 道士 居士

徵君 徵士 野老

卷三十七

博士 待詔 大夫 郎中 大人 顯考 孤哀子

下官 小生 晚生 老先生 官人 官 爺

爹 家祖家父家君家兄舍弟家姑家姊 堂兄

弟 尊老 尊兄 令弟 丈人 舅 內兄弟

親家翁 郎君 大相公 哥

卷三十八

娘子 小姐 姨娘 三姑六婆 嫗婆 連衿

布袋 家生子 奴才 底下人 阿 僭稱

牙郎 名賊 姦細 別號 混號 諱龜

雜種畜生 王八 綠頭巾 養瘦馬 冤家

卷三十九

累世同居 守節絕域不傳者甚多 為法自斃

鞭尸 刮骨 威怖兒啼 千里駒 五月五

日生子 同年月日時生 遷官最速 住宦最

久 射石沒羽有四人 虎渡河二人 廢蓼莪

兩人 謫仙有四人 倒用印有三事 御溝流

葉凡四見

捕鱸魚

三武信君

四武安君

六萬石君

六李杜二

袁劉二鮑謝四蘇李三李郭兩元白

三三陸兩

三陸

三三宋

四三王

兩二蘇

三三楊

兩赤松子

兩洪崖

兩四皓

兩涪翁

三大

小山

三十八學士

二四貴

兩王八

二花

藥夫人

四參寥

兩辨才

兩蘇小小

卷四十

五官並用

以官編集

自書奏牘

世擅書名

世擅文字

著述最多

作文最速

書家代

筆

文人相輕

竊人著述

武將能詩

鬪將

古來用兵兵多者敗 取蜀將帥不利 臨陣

不自標異 解散降兵 兵富難戰 紙鳶木鵝

畫獅 火馬火猱 陷敵脫歸 事急為僕隸免

禍 口打賊 縱敵 懸賞購賊 賊稱

卷四十一

李斯本學帝王之術 趙高志在報讐 魏豹李

錡李守貞皆以婦人謀反 蔡邕女甥多貴顯

王羲之為雲南先師 唐武后能容直臣 唐中

宗復位由張易之兄弟 趙普遇合 滄浪亭

蘇東坡秦少游才遇 東坡晦菴南軒皆有賢子

孫 孫覲為東坡子 蔡京宅修城 岳忠武之

死 岳墳鐵像 葉夢得周草窗 謝臯羽

葛嶺大石佛 少林寺僧兵 大忠祠 畫角聲

鳳陽丐者 虎邱賣花

卷四十二

男人女名女人男名 命名奇詭 女字繫姓

女扮為男 男子稱佳人 一母生數帝 二后一

母生二子 備一母生兩狀元 面首 再醮后

長壽 多子 醜女變美 一門才女 童女生

子 老婦生子 賣妻再合 風吹送妻 古婦

女不嫌鬚 內監娶妻 神像配合 男娼尼站

和尚教坊 妻肉僧 館師為帝王 奴封侯

九儒十丐

權奸有仙骨

一人殺四王兩大臣

一將軍平三國皆生擒其王

卷四十三

成語二百二十三條

萱堂桂窟

點心

茅柴

酒綿力

對手

張王李趙

籌馬

屠家稱

姜太公

世界

畔外後日

登時

鑽

暖房

穿孝人杜撰

差

叱氣

着力

相打

底

箇生活

扯

你

賣弄

請安

香火

斲喪

門房

馬頭馬門

生口

騾馬

駟馬驂馬

甕鼻

拏訛頭

迴殘

毛伴無字

吳趙

呼箸為快

歲寒三友

陽湖 趙翼 耘菘

五經正義

五經正義雖署孔穎達名然實非出一手顏師古傳大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令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既成太宗又令諸儒詳覈諸儒傳習已久皆非之師古引晉宋以來古今本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始服是師古於此書功最深孔穎達傳亦云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等受詔撰五經義訓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太宗命付國子監施行是師古外又有司馬才章等參訂也未幾馬嘉運駁正其失永

徽中又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宏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則穎達等原本又經諸臣審訂始頒行

畫卦不本於河圖

伏羲因河圖而畫卦大禹因洛書而演疇古無是說也論語河圖與鳳鳥並言但謂王者之瑞耳其畫卦之由則繫詞下傳明言包犧氏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並未言因河圖而起也繫詞上傳雖有河出圖

洛出書聖人則之之語然上文尚有天地變化聖人效

之等語則圖書雖畫卦所取而畫卦究非專取圖書

也漢儒因有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別之之語遂疑為畫

卦所本然亦尚未以畫卦專指河圖演疇專指洛書按

禮緯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

以河圖洛書伏羲則而象之乃作八卦見孔穎達周易正義卷首春秋

緯曰河以通乾出天也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

龜書感亦見繫詞正義是皆謂圖與書俱畫卦所本也自孔安國

始析言之其於尚書顧命之河圖論語之河不出圖皆

曰河圖八卦也其於洪範之九疇則曰天與禹洛出書

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

成九類也自此說行而劉歆宗之亦以為伏羲繼天而

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

見漢書五行志

於是馬融王肅姚信輩羣奉其說至

今牢不可破矣不知繫詞所言畫卦之本已極明白漢

儒不過因聖人則之之語而強為傳會安國又析為卦

取圖疇取書其為臆說更不待辨學者不信繫詞而轉

信漢儒可乎即謂禹演疇本於洛書矣繫詞洛書與河

圖並言則皆上古時事是神禹千百年以前已有洛書

豈直至禹始出乎隋書經籍志云聖人受命則龜龍銜

負出於河洛以紀易代之徵是亦但以爲聖王之瑞未

嘗謂畫卦所本沈約宋書符瑞志謂龍圖出河龜書出

洛以授軒轅隋經籍志又謂河圖九篇洛書六篇相傳

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則又不以河圖書屬之也書專屬之神禹也

易不言五行

五行乃天地自然之理然易卦但取天地風雷水火山澤而不及五行尚書舜禹授受始言水火金木土而又列以數爲六府幾疑唐虞以前尚未以五者爲定名所謂太皞炎帝少昊顓頊五德迭王者皆後人追溯之辭也然洪範鯀堯洪水汨陳其五行則又似鯀以前已有此五行名目者何以易卦初不及之且澤卽水也坎水兌澤一物而分配二卦而金木之爲用於天下者轉不及焉其理殊不可解後儒據繫辭天一地二天三地四

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指為河圖之數而以洪
 範所謂一曰水者配河圖之天一謂之天一生水而河
 圖之位一與六居下故又謂地六成之以洪範所謂二
 曰火者配河圖之地二謂之地二生火而河圖之位二
 與七居上故又謂天七成之金木土皆倣此又泥於孔安國易卦
 本於河圖之說河圖既有此五行是五行之理已寓於
 易之中鄭漁仲六經輿論因謂月令之記四時曰木火
 土金水者乃五行相生之數虞書之記六府曰水火金
 木土者乃五行相剋之數惟易與洪範所言五行則天
 地生成之數即所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云云也是漁仲亦以為五行在易中
 也然天一地二云云本說大衍之數並未言生水生火

也自以洪範所謂一水二火配之通和融合然亦伏羲
辭推闡河圖之數如此而伏羲畫卦則但以天地風雷
水火山澤取象並未及五行也竊意伏羲畫卦專推陰
陽對待變化之理言陰陽而五行自在其中其五行之
理則另出於圖書唐虞以前圖書自圖書易卦自易卦
不相混也後儒以陰陽五行理本相通故牽連入於易
中而不知易初未嘗論及此也觀此則余所謂畫卦不
本圖書者益非好爲創論矣

河圖刻玉

河圖昔人皆以爲河中龍馬負圖其旋毛有八卦之象
惟元人俞琰則謂玉之有文者蓋據尚書顧命天球河

圖在東序謂河圖與天球並列應亦是玉崑崙產玉河
出崑崙故亦有玉當是玉有文具八卦之象耳此說頗
新按顧命河圖與大訓對列於東西序孔傳謂河圖卽
八卦大訓卽典謨歷代傳寶之明此二者皆書策也若
河圖是玉之有文者豈典謨亦玉之有文者乎則琰之
論固臆說也然大訓與宏璧琬琰同列河圖與大玉夷
玉同列皆是三玉一書不應簡冊混於彝器之內當是
古人貴重此二者而刻之於玉故列入寶器耳然則非
玉之生而有文乃摹其文於玉也

易闕文衍文

易未遭秦火最爲完書然其中闕文衍文亦不一而足

如繫辭能悅諸心能研諸侯之慮伊之二字爲介文臣
人所共知矣漢書杜欽上王鳳書引易曰正其本萬事
理今周易無此文沈作喆寓簡云公用射隼於高墉之
上觀孔子言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則公用句原文
應有弓矢二字今無之王昭素謂序卦離者麗也之下
諸本有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凡十四字
今亦無之是皆闕也朱子語類載郭京易卽鹿无虞鹿
作麓其象詞則云卽麓无虞何以從禽也謂入山麓而
無虞人導之何以從禽也今作卽鹿无虞以從禽也是
誤一鹿字脫一何字也袁楷謂文言有錯入繫辭者鳴
鶴在陰以下七節自天祐之一節憧憧往來以下十一

節皆文言也卽亢龍有悔一節之重可以明之矣是又
易之錯簡也王鏊震澤長語云漢文帝時十翼所存惟
彖象繫詞文言至宣帝時河上女子掘冢得全易上之
內說卦中下二篇污壞不可復識十翼遂亡其二後人
以序卦雜卦足之今按說卦中乾爲天爲圓爲玉爲金
爲寒爲冰之類朱子亦謂其多有不可曉者而苟九家
於乾之下又有爲龍爲直之類坤之下又有爲牝爲迷
之類以及震巽等卦皆然明是說卦已亡而後人雜取
以補之者則說卦之原文久缺也又如上繫第十章自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至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皆是孔子
語其下又有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二

二字亦衍文也

尚書名起於伏生

禮記經解云疏通知遠書教也與易教詩教並述未嘗云尚書也左傳國語及戰國諸子書凡引書或曰夏書或曰商書周書亦皆無尚書之名其稱爲尚書者自伏生始孔安國所謂伏生口授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是也自有此二字而後之解者紛紛王肅謂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則以上爲君矣鄭康成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則以上爲天矣康成又據緯書璿璣鈴之說謂孔子尊而命之曰尚書則又以尚

書爲孔子所加矣卽此二字議論紛然亦可見漢儒說經破碎穿鑿之一班也

尚書古今文皆出壁中

孔安國書序魯共王欲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書此古文尚書之出壁中者也今文尚書安國謂伏生口以傳授者則似非出於壁中然史記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已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班書藝文志亦云伏生壁藏之又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伏生尚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是今文尚書亦出自壁中故孔穎達謂伏生初亦得於壁間傳教旣久誦文熟

遂以口授而安國因譚之口以傳授也劉向別錄武帝
末民間有得泰誓於壁間者獻之使博士讀說數月皆
起傳以教人又後漢書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
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
誓二篇王充論衡亦云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
尚書一篇於是尚書二十九篇始定按今文尚書二十
八篇增泰誓爲二十九篇則所謂逸尚書者卽是泰誓
是泰誓亦出自壁也按此泰誓係
偽書說見後蓋遭秦有挾書之禁學
者多藏書於屋壁以避時禁而俟後世固不獨孔壁中
一本也後漢書杜林傳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
卷雖遭艱困握持不離其時孔氏古文傳未行故寶之

如此蓋亦先儒所藏而晚出者可見秦時藏書者不止一處也

壁書非孔襄所藏

孔壁藏書安國傳但云我先人藏其家書於屋壁而未嘗指爲何人家語序則謂孔子裔孫子襄所藏按史記子襄爲漢惠帝時博士遷長沙守而漢書惠帝除挾書之禁則子襄出任正當開禁之時且身爲博士尤可表彰先學若書是其所藏豈有不出之以廣其傳而尚銅諸屋壁者按隋經籍志漢武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其未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陸德明釋文亦云書者孔子刪錄百篇爲之序秦禁學孔子未孫惠壁藏之是藏

虞夏商周書目孔子所分

左傳引二典三謨今俱在虞書之中而左傳稱爲夏書者典謨原係夏時史官追記故春秋時猶仍舊稱也其名之曰虞書者蔡九峯云或以爲孔子所定此蓋因孔安國書序而推之按書序云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書孔穎達謂壁內所得有此題目也然則以典謨爲虞書本孔壁之原題春秋時尚以典謨爲夏書而壁書題爲虞書其爲孔子刪書時所定無疑也春秋時謂之夏書者以其書本夏時所作孔子題爲虞書者以其事皆虞廷之事如隋書修於唐而謂之隋書唐書修於

宋而謂之唐書也或曰伏生尚書大傳以典謨及禹貢等篇通謂之虞夏傳此以典謨爲虞書安知非出於孔安國所分曰吾正以安國尚書傳而知其非安國所分也堯典開首卽云曰若稽古此後代追敘之詞文義了然安國豈不知乃必以順考古道釋之正以泥於卷端有虞書二字據以爲虞史官所作旣爲虞史官所作則堯典不應有若稽古之語故不得不曲爲之解則以典謨爲虞書必非安國所分而出自壁中原文其爲孔子斯定益爲有據推此則商周書當亦孔子所定左傳郝奚舉善篇引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甯羸論陽處父篇引商書曰沉漸剛克高明柔克欒書救鄭篇引商

壁書次序則在周書中是知以洪範入周書亦孔子所定也九峯以舜典三謨爲夏史官所追記固足以正安國穎達之誤而於堯典猶以爲虞史官所作則仍未免二孔之見試思虞之與唐相去幾時而謂之古乎則堯典亦夏史官所追敘可知也大禹謨亦有若稽古之字蓋夏中葉後史官追記之書也

宋儒疑古文尚書

古文尚書自宋以來諸儒多疑其僞吳才老曰古文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書之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一人之手而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朱子曰

凡書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又孔安國書傳是魏晉間人作托安國爲名耳又曰孔傳並序皆不類西京文字似與孔叢子同出一手吳草廬曰伏生書雖難盡通然詞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輯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此皆疑古文爲僞者自此三說行而後人附和紛紛大概不越乎古文何以皆易讀今文何以皆難讀二語不知古文所以易讀之故本在史記儒林傳及安國書序中學者初不深求耳儒林傳曰孔壁有古文尚書

安國以今文讀之安國書序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由此以觀是安國本不識古文以伏生之今文對讀始以意揣而識其字旣識古文則今文所無者卽以今文與古文相同之字讀之間有不識者則以文義貫穿之略如鳩摩羅什及房融等之譯經其義則原本其詞則有出於繙譯時之潤色者故與諸書所引尚書文轉有參差不盡符之處且所譯之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職是故也蓋安國所傳古文原從科斗字譯出非字字皆科斗原文而毫無改換也後人不於科斗轉爲隸字之處反覆推求

但謂古文卽科斗原文因而致疑於二十五篇何以皆
文從字順母怪乎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矣至草廬謂采
輯補綴無一字無所本是直謂僞造者歷採各書所引
尚書之文零星奏集串插成文也然果如此則孟子所
引放勳殂落我武維揚等句已一一在所采中而勞之
來之等句應亦尚書文也何以又不采入且不特此也
左傳國語所引書尚多如左傳楚公子棄疾如晉晉人
欲弗納叔向引書曰聖作則又叔向告韓宣子斷獄引
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衛獻公在夷儀篇引書
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國語單襄公論卻至將敗引
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

以上皆春秋
時人所引書

戰國策述荀息之

語曰周書有之美女破舌美男破老亦見汲冢書武稱解蘇秦說魏

王引書曰綿綿不絕蔓蔓奈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此本

周廟中金人銘蓋周人已筆之於書矣魏策智伯索地於魏桓子任章勸桓子

與之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

之韓非子喻老篇亦引此二語按老子微明章與此大同小異蓋本周人書也朱子曰老子為柱下

史故見此書王應麟謂蘇秦所讀豈符經當即此韓非子外儲篇引周書毋為虎傅翼

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亦見汲冢書寤傲解呂覽聽言篇引周書曰往

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孝行篇引商書曰刑三百莫大

於不孝慎大篇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適威篇

引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有讎而眾不如

無有貴信篇引周書曰允哉允哉史記蔡澤說應侯引

亥餘叢書

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又蒙恬傳引周書曰必參而

伍之

以上皆戰國時人所引書

韓詩外傳哀公取人章引周書曰為虎

傅翼

與韜非子同

史記楚世家引周書曰欲起毋先商鞅傳引

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漢書蕭何傳引周書曰天子

不取反受其咎又劉濞傳贊引周書曰毋為權首將受

其咎淮南子泛論篇引周書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

上用也覽寘篇引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白虎通

引書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漢書

律志引書曰先其算命主父偃傳引周書曰安危在出

令存亡在所用平當傳引周書曰正稽古建功立事董

仲舒對策引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為

烏周公曰復哉復哉蕭望之傳引書曰戎狄荒服王商
傳史丹引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王莽傳引嘉禾篇曰
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王
充論衡引書曰子惟率夷憐爾又引書曰伊尹死大霧
三日又引梓材曰強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後漢書楊
賜疏引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
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又劉愷傳引書
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左傳杜註引作雒篇曰千里百
縣以上漢晉人所引書如此之類書之零章斷句散見於他書者正
多又何以不一一補綴成篇而聽其在二十五篇之外
則草廬所云歷採各書奏集成文之說究未可爲定論

也今文尚書世以其出於伏生口授罕有疑之者抑思盤庚等篇所以告諭愚民使之家喻戶曉豈轉作此艱澁不可解之語若謂當時語言本是如此則左傳國語所引夏書商書何以又多文從字順絕不如此今因其艱澁不可解遂謂之古奧而深信之此更非通論矣以九十餘歲之人追憶少時所習記誦豈無遺忘一也以齒豁口呿之年語音豈無淆混二也以土音授異鄉之人兼令侍婢傳述字句豈無訛謬三也然則今文尚書亦未必字字皆孔門原本與古文尚書正同未可以易讀而致疑難讀而深信也

按安國書序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伏

生之書考論文義定爲隸古定云云聞百詩力斤其
僞謂蕭何以六體試學童一曰古文卽科斗書是漢
初已使人人習之何以孔壁中古文無人能識然衛
恒書勢則謂古文絕於秦漢興人不識故逸在秘府
不立學官恒晉人去漢初未遠其說必有所自當秦
焚書書之科斗字者已盡在所焚中否則藏之壁莫
敢習讀其現行文字恒新篆邈隸是以漢初科斗之
學已絕迨後壁書漸出如安國輩以今文讀之解釋
傳播始有識者至哀平間劉歆已能好之欲立博士
然究非人人皆曉故諸儒尙畏難而不肯立況安國
時去秦未久而已人人識古文乎

舜典當從月正元日分起

伏生今文尚書但有堯典而無舜典今所傳舜典自慎
徽五典以下至陟方乃死據伏生今文俱在堯典之內
孔安國所謂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是也孔壁古文書
序有舜典篇目而安國書傳散逸不可考其以慎徽以
下分爲舜典則自東晉始孔穎達云東晉初梅賾上孔
傳猶闕曰若稽古帝舜等二十八字多用王范之註補
之而皆以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之初至齊建武中姚
方興於大航頭得孔傳乃表上之事未施行隋開皇中
購遺典始得之是也

陸德明釋文謂梅賾上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
不能得乃取王肅註堯典從慎徽以下分爲舜典

以續之又云舜典一篇本之王肅
則以慎徽以下爲舜典或自肅始

自是遂以曰若稽古帝舜二十

八字冠於慎徽之首而爲今之舜典孔穎達作正義本
之蔡沉作集傳亦本之然按孟子咸邱家章引堯典曰
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
密八音孟子在未焚書之前必親見尚書真本而引之
爲堯典則此明是堯典之文而晉人分在舜典中者誤
也孟子不足據而晉人反足據乎况史記堯本紀直至
禪位後二十八年殂落始畢凡今舜典所載察璣衡定
巡狩封山濬川及制刑法誅四凶等事皆在堯本紀中
班固稱遷作史記多從安國問故安國乃治古文尚書
者而遷本之作堯紀如是可知古文堯典原不止於釐
降二女而必至遏密八音方止也晉人徒以慎徽以下

皆舜之事遂分爲舜典不知禪位於舜是堯晚年一極
大事敘舜之功正見堯之禪讓得人賓門納麓皆是堯
試舜之事而俱在慎徽以下若遽從慎徽截斷則堯之
事未了成何堯典耶况舜典末總敘舜三十登庸至陟
方乃死作結以此例之則今舜典中二十有八載至四
海遏密八音正是堯典之總結是堯典必當以遏密八
音爲止而非可分慎徽以下屬舜典也然近日王西莊
尊信伏生今文太過又全以今舜典爲堯典而謂當別
有舜典一篇已經亡逸則又屬過論

顧寧人謂占時堯典舜典本合爲一篇故月正元日

格於文祖之後而四岳之咨必稱舜曰者以別於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稱帝曰問答之詞已明則無嫌也閻百詩亦謂本是堯典一篇而兼敘堯舜事是尚皆謂二典本合在一篇前無別有舜典一篇之說

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即位以後次岳

帝曰明是舜典原文豈得俱指爲堯典其末陟方乃死
一節更是總結舜之始終與堯何涉而可謂之堯典乎
又史記舜本紀卽位後咨岳牧命九官卽今舜典月正
元日以後之事遷旣從安國問故而作舜本紀可知古
文舜典本卽此月正元日以後數節並非別有舜典一
篇而必泥於今文尚書之舊以今舜典作堯典亦窒碍
而不可通也或疑如此則舜典不過寥寥數語似非全
文不知舜之功業全在堯未崩以前已敘入堯典內及
卽真後則第君臣交儆而已無他事雖有征苗一節旋
卽來格故孔子亦嘆爲無爲而治可知舜典本自無多

正不必以寥寥數語爲疑惟此篇若但從月正元日起似無頭緒則大航頭所得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雖真假不可知而卽以乃命以位冠於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之上亦屬語氣緊接固無不可也要之今舜典過密八音以前乃堯典之文也月正元日以後則舜典之文也前有孟子成邱蒙章作證後有支記舜本紀作證試平心玩其文義則知此說雖創論而實定論矣

納于大麓

宋儒改正五經注疏亦有不如舊本之善者向書納於大麓孔安國訓麓作錄謂使舜大錄萬幾之政而風雨以時也王肅注亦同按五帝德孔子答宰千堯使舜大

金高第之正古陰陽清和子星列作風雨各以妻則不
有迷錯愆伏正與烈風雷雨弗迷之義相合漢書于定
國傳萬方之事大錄於君後漢書劉愷傳三公協和陰
陽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是古人皆作大
錄庶政調和陰陽解惟尚書大傳云堯推尊舜納之大
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史記亦謂堯使舜入山林川澤
烈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氏并謂洪水爲患堯使舜相視
山林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舜獨不迷今蔡傳實宗此說
然反淺矣楊用修所以有茅山道士鬪法之戲也鄭康
成註尚書大傳謂堯築壇於山麓命舜陟位大錄天下
之事則又兼用山麓大錄二義未免岐互蘇氏又云或

曰納於大麓蓋納之泰山之麓使之主祭也會有大風雷之變禱之而息所謂百神享之也此又一說

元愷四凶皆在尚書辨

左傳入愷蒼舒隕斃禱戴大臨屨降庭堅仲容叔達也

入元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也班書

古今人表既列此十六人十六人內無庭堅有咎繇伯俱作相季狸作季熊而又別有

高即契垂朱斯即及柏譽即伯柏益即伯及龍夔則左

傳之元愷非尚書所命之九官也孔安國作尚書傳乃

始以朱虎熊羆及及斯伯與四人為在元愷之中以尚

書朱虎能羆與左傳伯虎仲熊之名相合也杜預註左

傳則又以八愷為即垂益禹臯陶之倫蓋以左傳入愷

庭堅也以八元爲卽稷契朱虎熊羆之倫亦以左傳八元主敷教而契實司之契與稷又皆高辛氏之子且虎熊名與左傳合故也然終未確指元愷內之某人且尚書所命九官及所讓之及斯伯與朱虎熊羆人數較少不及十六人故古來未有卽以此作八元八愷全敷者吳仁傑乃分及斯爲二人伯與一人又分朱虎熊羆爲四人合之禹益稷契臯陶垂伯夷夔龍九人共成十六之數似爲巧合且杜預註渾敦爲驩堯窮奇爲共工禱机爲鯀饕餮爲三苗則左傳四凶卽尚書四罪宜乎元愷十六人卽尚書分命之衆官全在內矣然孔傳以及

斯為一人漢表作及斯亦以為一人未嘗分及斯為二
 人孔傳以朱虎為一人熊羆為一人亦未分朱虎熊羆
 為四人也吳氏一一析之以合十六人之數究屬臆說
 况孔穎達正義謂安國以伯虎熊羆在元愷內者以虎
 熊名字相合故耳臯陶即庭堅而益是臯陶之子皆當
 在八凱內垂則不可知伯夷姜姓必不在元愷之數等
 語可知古人闕疑之慎而吳氏必牽合以充其數且以
 蒼舒為禹字伯翳為契字未免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
 矣蔡九峯註舜典亦以及斯伯與為三人朱虎熊
 羆為四人似與吳說相合然未確指為元愷

涉方

涉方乃死孔安國以為巡狩而崩於蒼梧也韓昌黎則

據竹書紀年凡帝王之歿皆曰陟曰陞以者身之
言禮陟配天也下文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之義也地
勢東南下如言巡狩蒼梧而死應言下方不得言陟方
也蔡傳主其說而以方字屬上謂陟方猶言升遐也據
此則陟方卽是死矣下文何必又云乃死乎陟方究應
從孔傳巡守之說爲是舜葬蒼梧見檀弓山海經史記
諸書孟子亦云卒於鳴條雖地名不同要其爲崩於巡
狩則有明據况地勢東南下者乃江浙耳若古之蒼梧
在零陵九疑一帶正是湘水發源處地極高出吳地溯
江而上步步皆逆流項羽陽尊懷王爲義帝曰古之王
者必都上流乃徙之長沙都郴此正見楚南之在上流

也安得云地勢下而不宜言陟乎昌黎亦嘗過嶺乃不

知地形乎家語五帝德篇舜陟方岳死於蒼梧之野陟

方岳即書所謂陟方也是家語亦指為巡狩與孔傳之

說合而必據竹書以陟為死之文以駁之亦固矣按玉璠

語云孟子謂舜卒于鳴條按湯與桀戰于鳴條則其去中國不遠也何孟春註家語云陳留縣平邱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去鳴條不遠乃知所謂蒼梧

非九疑之蒼梧也是又合卒於鳴條崩於蒼梧二說而空連之亦可備一說

萊夷作牧

萊夷作牧孔安國云萊夷之地可以牧放蔡傳因其說

謂夷人以畜牧為生也然遊牧乃沙漠之地不生五穀

故但逐水草耳萊在齊西境則固耕耨之鄉豈必以其

萊夷而懸斷為畜牧乎况畜牧何必云作牧乎蓋萊夷

作牧者謂卽用萊夷之長使之官其地紘其衆如行
之士司耳牧卽牧伯之牧漢官舊儀云東萊周時曰萊
子國尤見卽以萊人爲君長之明證而必以牧放釋之
亦固矣

三正

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此三正也然夏書甘誓
云有扈氏怠棄三正則夏之前已有三正矣孔安國因
商周在夏之後故不敢以子丑寅釋之而但謂天地人
之正道王肅亦云惟殷周改正自夏以上皆以建寅爲
正然尚書大傳云王者存二代之後以備三正馬融註
甘誓亦云子丑寅也鄭康成註堯典正月上日云帝王

易代莫不改正建朔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
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則三
正迭建固不始於三代矣蔡傳亦云唐虞以前當已有
之按魏書李業興使梁武帝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此是何正業興曰夏正梁武曰寅賓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是堯典亦夏正也此據堯典證堯之以寅為正月最為明確鄭康成謂堯正建丑舜正建子者非

泰誓真偽

漢時別有泰誓一篇其中載白魚入舟火流王屋化為
赤烏等事而於左傳國語孟子諸書所引泰誓之文無
一語相合故馬融疑之謂其文義淺露吾見書傳多矣
所引泰誓俱不在今泰誓之內也然漢以來此泰誓感
行諸儒所見泰誓皆是此篇董仲舒天人策司馬相如封禪書司馬遷周本紀皆引用白魚赤烏之事王夫

論衡引此事并引秦誓之文謂春秋不三月曰秦誓夫受土句禮
秦誓朕夢協朕下三句孟子引秦誓我武維揚五句孫卿引秦誓獨夫受土句禮
記引秦誓子克受非于武六句俱不在今秦誓之內杜預註左傳所引秦誓民之
所欲二句謂今秦誓無此文故荀儒疑之韋昭二國語引民之所欲二句亦云今
考秦誓無此文可見諸儒所見秦誓皆武帝時所出之本故反疑左傳等書所引為脫簡

尚書出有秦誓二篇與此迥別且與諸書所引秦誓之
文多合於是孔穎達直斥此篇為偽而以孔傳所出為
真此一重公案久定矣近日王西莊則又以穎達所謂
真者為偽偽者為真其強詞博辨大概以史記及尚書
大傳為據謂漢書儒林傳稱司馬遷作史記多從孔安
國問故而史記周本紀已有白魚赤烏二事是必從安
國古文秦誓中來則白魚赤烏之為真秦誓無疑也
尚書大傳出白伏生而其中秦誓傳云太子發升於舟

白魚入於舟中有火流於王屋化爲赤烏三足是又與
當時所傳泰誓中語相合益可見白魚赤烏之爲真泰
誓也其證佐可謂確矣然此泰誓一篇本係別出劉向
謂武帝時民間得之於壁間王充論衡謂宣帝本始元
年河內女子壞老屋得之雖所傳時代不同要其爲單
行獨出非伏生今文中所有亦非安國古文中所有則
鑿鑿不爽况伏生書本二十八篇而史遷云二十九篇
孔穎達謂當時此泰誓一篇已盛行遷遂并入伏生書
內而總爲二十九篇耳是遷方以此爲伏生今文而西
莊反以爲史遷引用安國之古文其是非更不待辨至
以尚書大傳與此泰誓相合爲證按伏生傳書在景帝

時而此泰誓出在武帝時則大傳在先此泰誓在後明
係漢儒因武帝購遺書遂依仿大傳造此泰誓一篇托
爲得自壞屋者而獻之或謂泰誓原文若本無此魚鳥
等事則伏生之徒何由憑空撰傳此更不然也大傳所
記多有與尚書本文不相涉者不過因某朝有某事卽
附敘某朝書篇之下

說見尚書
大傳條內

不得謂此傳必徒泰誓

真本而出也然則此泰誓一篇昔人久斥爲僞不必再
翻公案反以爲真而以今泰誓三篇爲僞也至郡凱坦
齋通編以左傳紂有億兆夷人數句杜預註謂今泰誓
無此文孰乃馭之以爲現在泰誓篇中而預以爲無此
文豈偶忘之耶此又不知杜預時但有白魚赤鳥之泰

誓而今秦誓二篇尚未出也而遂據今秦誓以折之此

又宋人之陋也

按頑達所斥偽秦誓今雖不傳然尚有散見於他書者董仲舒天人策引秦誓云白魚入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赤烏周公曰復哉復或司馬遷引秦誓云師尚父左杖黃鉞乘白旌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馬融述秦誓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火復于上至於王屋流爲鵬五以穀俱來舉火漢書郊祀志引秦誓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不天之大理平當傳引秦誓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傳于無窮白虎通引秦誓云太子發升舟劉歆三統歷引秦誓云丙午建師又漢書谷永傳引書曰自絕于天又引書曰廼用婦人之言顏注皆曰今文秦誓以上各條皆漢武時所出秦誓之文也

帝乙卽成湯

周易乾鑿度謂易帝乙歸妹所以彰湯之美能順天地

之道立嫁娶之義也因引孔子之說謂尚書自成湯

於帝乙此湯之元孫之孫也而歸妹之帝乙卽湯也殷

尚質故以生日名元孫之孫親盡矣故不嫌同名而亦
曰帝乙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本則湯六世孫也按
世本及史記湯本名天乙惟孔安國註論語子小子履
謂履乃湯名而孔穎達正義謂安國之意以湯大名天
乙至將受命乃改名履故有二名皇甫謐巧欲附會乃
謂湯名履字天乙誤矣據此數說則湯之名天乙無疑
後人以其有天下因稱之曰帝乙則乾鑿度所云帝乙
卽成湯者非妄也尚書所云帝乙本亦名祖乙因嗣帝
位故亦稱帝乙然則因其有天下而以帝冠於名故湯
亦稱帝乙祖乙亦稱帝乙也

康誥文與左傳不合

左傳白季引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又齊侯使公孫青聘衛篇亦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兩處所引大意相同則其爲康誥原文可知而今康誥無此語但云子弗祗服厥父事父不能字厥子弟弗克恭厥兄兄亦大不友於弟其下卽曰刑茲無赦無所謂罪不相及者將謂誤在左氏則不應兩處俱誤將謂誤在今所傳尚書則不應今古文又相同也豈其由伏生遺脫而孔安國以隸書譯寫古文時凡伏生今文所有者不復細加翻譯悉仍其舊因與左傳所引原文稍有不合耶

裴晉公詩願續延洪壽于春奉聖烈王奇齡引以證尚書大誥天降割於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謂孔傳以不少句延洪又句惟我幼冲人又句自蔡沉註尚書以不少延句洪惟連讀遂致天壤之間無此二字漢書翟方進傳翟義舉兵討王莽莽依周書作大誥其起語曰不弔天降喪於趙傅丁董洪惟我幼冲孺子是知洪惟連讀在漢已然毛氏謂創自九峯者亦非也

尚書大傳

尚書大傳漢藝文志謂伏生所傳經二十九篇傳四十一篇鄭康成序謂伏生歿後弟子張生歐陽生等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名之曰

傳劉子政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康成又詮次爲八
十三篇是大傳乃伏生弟子所傳也然亦有可疑者伏
生所傳今文尚書共二十八篇則弟子所譌大義應只
在二十八篇之內古文則孔壁所出在後伏生未嘗見
也乃說命泰誓武成旅獒皆今文所無而大傳反有之
九共帝告高宗之訓歸禾成王政等篇不惟今文所無
卽古文亦逸安國所謂錯亂磨滅弗可復知者而大傳
亦載其篇目當是伏生少時本習尚書百篇全文遭秦
禁亡失漢興尋舊本僅得二十八篇而他篇散佚不存
尚能相記篇目及大意故議論在彷彿之間而弟子遂
筆之於書耳卽如桑穀生庭一事古文書序謂伊陟因

此祿異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而大傳則系之言方之
訓以爲祖已因此以警高宗者彤日雝雝孔傳以爲耳
不聰之應劉歆以爲鼎三公象也而野鳥來居是小人
將居公位鄭康成亦以爲視不明之象乃大傳則曰高
宗祭湯廟有雉升鼎耳而鳴祖已謂高宗曰遠方君子
將至否則有遠方來朝者未幾果有六國重譯來朝孔
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王充亦入之以禮已爲祖乙按
篇中祖已多警戒之詞不知大傳何所據而云然又如
金縢一篇明言武王有疾周公禱以身代其後武王崩
管蔡流言周公居東成王遭風雷之變乃得金縢而反
公此事之真僞不可知而敘事自極明白乃漢儒說此

篇惟孔安國傳與本文相合史記蒙恬傳則云成王有疾公白揃其爪沉於河願以身代則以爲周公因成王疾而禱矣白虎通云周公薨天示之變成王乃以天子之禮葬公王充論衡引張霸百兩篇亦云天以雷雨悟成王王乃開金縢知公之功決以天子禮葬公是又以風雷之變爲葬周公不備禮而設矣及考尚書大傳乃知此語亦自大傳出也大傳於此篇云周公薨成王不葬之於周而葬之於畢畢者文王墓地葬之於此示不敢臣周公也是雖未言天意欲以天子禮葬公示以風雷之異而後人以風雷屬之於周公之葬事則實由於此按彤日等皆伏生今文所有大傳又本之伏生可其

與書意全不合可知大傳原非詮釋經文但其專專自
附於某朝某篇之下所謂別撰大義也



與書齊全不合可映大軒風張錯釋餘文也其真真也

咳餘叢考卷二

陽湖 趙翼 耘菘

古詩三千之非

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為三百五篇孔穎
 達宋彙尊皆疑古詩本無三千今以國語左傳二書所
 引之詩校之國語引詩凡三十一條惟衛彪傒引武王
 飫歌其詩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謂武王克殷而作此謂之飫歌名之曰支使後人監戒及公子重耳賦河水
 二條是逸詩而河水一詩韋昭註又以為河當作沔卽
 沔彼流水取朝宗於海之義也然則國語所引逸詩僅
 一條而三十條皆刪存之詩是逸詩僅刪存詩三十之
 一也左傳引詩共二百十七條其間有邱明自引以證

其議論者猶曰邱明在孔子後或據刪定之詩為本也

然邱明所述仍有逸詩則非專守刪後之本也至如列

國公卿所引及宴享所賦則皆在孔子未刪以前也乃

今考左邱明自引及述孔子之言所引者共四十八條

而逸詩不過三條

成九年宮時隨不設脩楚人克其二都君子引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無不

代匱襄五年楚殺其大夫公子于夫君子謂楚共王失刑引詩曰周道挺挺我心局局藹藹不台集人來定襄二十年澶淵之會以宋災謀子之財既而皆不致君子

引詩曰淑慎爾止男載爾偽

其餘列國公卿自引詩共一百一條而逸詩

不過五條

莊二十二年陳敬仲辭卿引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襄八年楚伐鄭鄭大夫或欲從楚或欲待晉子駟曰周

詩有之曰侯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昭四年子產作邱賦國人謗之子產曰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昭十二年楚子革引所招之詩曰所招之

惜惜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昭二十六年晏子與齊景公論彗星不必禳引詩曰我無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又列國宴享歌詩贈答七十條而逸詩不過五條

僖二十三年秦

宋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叔孫穆子欲之使工誦茅鴟昭十年宋以桑林享晉侯
注殷天子之樂名二十五年叔孫昭子聘宋宋公享之賦新宮是逸詩僅剛存詩二十之一也若

使古詩有二十餘則所引逸詩宜多於剛存之詩十倍
豈有古詩則十倍於刪存詩而所引逸詩反不及刪存
詩二三十分之一以此而推知古詩三千之說不足憑
也况史遷謂古詩自后稷以及殷周之盛幽厲之衰則
其爲家絃戶誦久矣豈有反刪之而轉取株林車轡之
近事以充數耶又他書所引逸詩惟論語素以爲絢句
管子浩浩者水育育者魚四句莊子青青之麥生於陵
坡四句禮記射義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八句緇衣昔我
右先正其言明且清八句韓嬰詩有雨無極傷我稼穡

二句大戴禮驪駒在門僕夫具存四句汲冢周書馬之
剛矣轡之柔矣二句其他所引皆現存之詩無所謂逸
詩也戰國策甘茂引詩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黃歇引
詩曰樹德莫如滋除惡莫如盡又引詩曰大武遠宅不
涉史記作大武遠宅而不涉范睢引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
傷其心呂覽愛士篇引詩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
賤人則寬以盡其力古樂篇有象爲虐於東夷周公逐
之乃爲三象之詩權勳篇引詩曰惟則定國音初篇引
詩曰燕燕往飛行論篇引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
欲踣之必高舉之原辭篇引詩曰無日過亂門漢武詔
引詩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凡此皆不見於三百篇中

則皆逸詩也按行百里句本古語見賈誼策樹德二句
姚本作引書則泰誓也木實二句吳師道謂是古語則
皆非詩也呂覽君君子二句全不似詩將欲毀之四句
與國策所引周書將欲敗之數語相同則亦非詩也惟
大武遠宅不涉及燕燕往飛數語或是逸詩耳又韓非
子先聖有言曰現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可奈何
其句法似詩然曰先聖之言則亦非逸詩也推此益可
見刪外之詩甚少而史遷古詩三千餘篇之說愈不可
信矣按詩本有小序五百一十一篇此或卽古詩原本
孔子卽於此五百一十一篇內刪之爲三百五篇耳尚
書緯云孔子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

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刪之為尚書百二十篇以百二篇

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說見孔穎達正義史遷所謂古詩三千者

蓋亦緯書所云尚書三千二百四十篇之類耳惟夷齊

採薇及介之推五蛇為輔之歌孔子訂詩曾不收錄此

不可解或以採薇歌於本朝有忌諱而五蛇之事近於

誕故概從刪削耶言事而本其始非始於孔子也

詩序

詩序先儒相承謂子夏作毛萇敬仲又從而潤益之

朱子說詩盡廢小序固未免臆說然後人駁之者如楊

升庵毛西河朱竹垞王阮亭諸人亦徒多詞費但引季

札觀樂及程伊川詩說數語則不辨自明矣季子觀周

樂爲之歌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全無一語及於淫亂則概以爲淫奔者過也程子云詩小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不得此何由知此篇是甚意思若大序則是仲尼所作此二說者可以證明不待煩言矣又歐陽公作詩本義其序問篇云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故吾於詩常以序爲證而朱子白鹿洞賦有曰廣青衿之遺問樂菁莪之長育或舉以爲問朱子曰舊說亦不可廢然則考亭亦未嘗必以小序爲非也蓋朱子註詩亦只是另成一家言如歐陽公說春秋蘇氏

說易王氏經義字說之類宋人著述往往如此其意原
非欲盡廢諸家之說而獨伸己見以爲萬世之準也及
後代尊朱子太過至頌之學宮專以取士士之守其說
者遂若聖經賢傳之不可違而其中實有未安者博學
之士遂羣起而伺問抵隙正以其書爲家絃戶誦則一
經批駁人人易知也使朱子詩註不入令甲取士亦只
如歐陽說春秋蘇氏說易之類不過備諸家之一說
誰復從而詆謫乎卽如歐氏春秋及蘇氏易其中不當
處亦甚多而世顧未有從而攻擊者也

左公漢濡說詩

其意蓋風乎詩之無暇曰美其辭身

毛詩小序漢時雖已盛傳然未立學官故諸儒說詩各

樂史記亦云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是皆以爲風化之正也而杜欽上王鳳書云佩玉晏鳴關雎嘆之李奇注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傷之明帝詔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後漢書皇后紀序云康王晚朝關雎作諷王充論衡亦云今問詩家曰關雎詩何時作也彼將曰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作此詩也是竟以關雎爲刺晚朝之作矣

歐陽本義亦云
關雎周衰之作

芣苢詩韓嬰謂妻傷夫有惡疾也薛漢章句

謂夫有惡疾故以芣苢起興芣苢雖有惡臭我猶采采不已以喻其守夫而不去也汝墳之詩薛漢謂王政如

火猶觸冒而往者以父母饑寒故祿仕也後漢書周磐
 傳磐居貧無以養母嘗誦詩至汝墳卒章慨然而嘆乃
 出應孝廉之舉是皆以父母孔邇作已之父母而非以
 喻文王矣甘棠之詩韓詩外傳謂召伯在朝有司請營
 邵以居召伯恐勞民乃廬於樹下其後在位者不恤百
 姓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追思召伯休息之樹而歌思之
 則又似黍離之感宜入變風矣
元人王柏嘗退甘棠于王風見許謙二南相配圖其意蓋本此 騶

虞韓詩以為掌鳥獸之官賈誼則曰騶者天子之囿虞
 者司獸者也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勗古本作畜鄭康成
 曰此衛定姜之詩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為獻公畜孝
 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當思先君定公以孝

於寡人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則又以相鼠爲妻諫夫之詩矣三良之殉左傳及詩序皆云穆公以子車氏三子爲殉史記蒙毅傳亦云昔穆公殺三良而死故謚曰繆按史記秦武公葬以人從死者六十六人至獻公元年方止則武公以下十八君皆以人臣殉葬然漢書匡衡傳云秦穆貴信而士多死應劭註云公與羣臣飲酒酙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則是出於三子之自殉而非穆公之亂命矣黍離之詩韓詩以爲伯封作伯封者尹伯奇之弟也曹植曰尹吉甫聽後妻之言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哀之作黍離之詩新序又以爲衛宣公

之子壽閔其兄而作則皆非傷周室矣行葦班叔皮北
征賦曰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王符曰行葦勿
踐公劉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猶感德是漢儒皆以爲
公劉之詩仲山甫徂齊漢書杜欽曰仲出父異姓之臣
無親於宣就封於齊則以徂齊爲受封於言矣是時毛
詩未立學官故各自立說言人人殊毋怪宋儒起而盡
掃之并毛詩亦不用也

夏屋

詩夏屋渠渠學齋占畢云夏屋古注大具也渠渠勤也
言於我設醴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不指屋宇也
至揚子雲法言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旡幪乃始

以夏屋爲屋宇楊用修本其說又曰禮周人房俎卒
籩豆大房註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樹似
乎堂後有房故曰房俎以證夏屋之爲大俎又言若以
爲屋居周房俎亦可爲房室乎然楚詞涉江篇曾不知
夏之爲邱招魂篇各有寗夏又大招篇夏屋廣大沙棠
秀只則屈原宋玉已皆以夏屋爲大屋而必以大俎釋
詩之夏屋毋亦泥古註而好奇之過矣况屈原宋玉旣
施之於詞賦則以夏屋爲大屋亦不自揚子雲始也

后稷已行郊禮

詩言上帝居歆而下文卽繼之云后稷肇祀庶無罪愆
以迄於今明乎后稷以來卽郊祀上帝也後儒泥於周

制謂后稷未王何得有郊祀按毛氏謂堯見天因郅而
三后稷故國之於郅卽命之事天故詩曰后稷肇祀言
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是以棫樸之作
有積燎之薪文王郊鄆經有明文漢儒匡衡亦言文王
已郊說見三國吳志註所引江表傳及志林

圻副

不圻不副無災無害凡婦人易於產者不過無災害耳
而詩必以不副圻形容之何也蓋古婦人生子嘗有圻
剖而生者中記楚世家陸終氏娶鬼方女嬪从孕不育
啟左脅三人出焉啟右脅三人出焉干寶曰譙周作古
史考疑此重以爲誕妄遂廢而不論然前志所傳修已

背坼而生禹
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脇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
月創合母子無恙以今況古知注記者不妄也則詩所
謂不坼副者或正因修己簡狄等之背坼曾剖係同時
之事故相提並論也歟

帝武元鳥

毛箋履帝武謂姜嫄從高辛往祭天也箋元鳥謂春分
元鳥降時簡狄從高辛祈於郊禘也鄭康成則據史記
姜嫄見巨人跡踐之而生稷簡狄吞乙卵而生契以註
詩而後之說經者皆宗之蓋兩漢時毛註未立學官其
立學官者皆本史記說也洪容如力斥其荒幻謂不如

毛註之明白然帝王之生亦自有不可常理論者漢書
張騫傳烏孫王難兜靡爲大月氏攻殺子昆莫新生有
人抱置草中狼來乳之又有烏銜時案其旁後仍爲烏
孫王後漢書夜郎之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
流來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
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又晉書鮮卑檀石
槐其母聞雷仰視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有娠生檀石
槐年十四五勇健異常後遂爲鮮卑大人王充論衡橐
離國王侍婢有氣大如雞卵來降遂有娠旣生投豕溷
中猪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馬欄中馬復以口氣噓之
不死後遂王於夫餘北史高句麗之先夫餘王嘗得河

伯女閉於室內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曰影又逐旣而有
娠生一卵大如五升後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
蒙至紇升骨城遂自王以高爲氏後魏之先詰汾嘗見
輜輶自天而下有美女自稱天女受命相偶旦日請還
期年復來以所生男授詰汾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爲帝
王卽始祖神元皇帝力微也故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
力微皇帝無舅家元史於古之先孛端義兒爲有元之祖
居夜有光明照其腹遂有娠生孛端義兒爲有元之祖
虞集高昌王碑其家本畏吾人有天光降於樹樹生瘰
越九月瘰忽裂得五嬰兒收養之其最小者曰卜吉可
罕旣壯遂君其地據此則吞卵履迹亦或事之所有也

奚斯所作

魯頌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言奚斯造此廟也而王延壽
魯靈光殿賦云奚斯頌僖歌其路寢曹植承露盤銘序
亦云奚斯頌魯則竟以此頌爲奚斯所作矣說見顏師
古匡謬正俗及袁文甕牖間評按揚雄法言曰正考父
嘗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父矣太尉楊震碑
云敢慕奚斯之追述樹碑石于墳道則以奚斯爲作頌
又不止王延壽曹植也

春秋

春秋魯史記名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此孔子
未修以前春秋也然不獨魯史以此爲名也國語楚莊

王問教太子之法於申叔時對曰教之以春秋而爲之
聳善抑惡焉晉羊舌肸習春秋悼公使之教太子又管
子法法篇曰春秋之記有弑君弑父者權數篇曰詩者
所以記物也春秋所以記成敗也莊王管子羊舌肸皆
在孔子前則所謂春秋必非孔子所修魯史可知是齊
晉楚皆有春秋也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韓非子備內
篇有桃左春秋雖不知何國書要亦一春秋也韋昭註
國語謂以天時紀人事故曰春秋房元齡註管子謂春
秋周公之凡例而諸侯之國史也則周時列國之史皆
名春秋也墨子有周之春秋燕之春
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又按呂覽求人篇觀於春
秋自魯隱公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

其術一也莊子齊物論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又云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此則孔子所修之春秋可見戰國時已大行於世矣自後虞卿有春秋呂不韋有呂氏春秋陸賈有楚漢春秋趙長君有吳越春秋袁曄有獻帝春秋司馬彪有九州春秋習鑿齒有漢晉春秋王範有交廣春秋杜崧有任子春秋孫盛有魏氏春秋晉陽秋臧嚴有棲鳳春秋李公緒有戰國春秋王韶之有晉安帝春秋劉允濟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爲魯後春秋崔鴻有十六國春秋蕭方等有三十國春秋韋述撰唐春秋梁固胡旦皆有漢春秋尹洙有五代春秋

吳任臣有十國春秋則又皆仿春秋之名而爲之者也

春秋底本

孔子修春秋魯史舊文不可見故無從參校聖人筆削之處今以汲冢紀年書考之其書魯隱公及邾莊公盟姑蔑卽春秋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也書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卽春秋虞師晉師滅夏陽也據此可見當時國史其文法大概本與春秋相似孔子特酌易數字以寓褒貶耳杜預所謂推此可以知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而孔子刪訂春秋之處亦卽此可見又魯莊公七年星竇如雨公羊傳謂原本乃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孔子修春秋改曰星竇如雨是亦可見聖人改削之蹟

春秋書法可疑

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以其筆削至嚴也筆削之嚴應
莫過于篡弑之事然春秋書法實有不可解者趙盾之
不討賊許止之不嘗藥而皆書弑君固以責有攸歸也
楚王麋之死據左傳公子圍入問疾縊而殺之則圍實
弑麋也而經但書楚子麋卒說經者曰楚以瘧疾赴故
不書弑夫弑君而嗣位之人誰肯以弑赴告列國者以
疾赴遂不書弑是轉開一規避法也及楚靈王之被弑
也左傳謂王田于乾谿聞公子比自晉歸作亂遂自縊
則與被弑者終有間而經則書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
弑其君虔於乾谿一則手弑者反脫其弑君之罪一則

自縊者轉坐其臣以弑君之名又如齊孺子荼之死據
左傳乃悼公使朱毛弑之陳乞不過先廢荼而立悼公
耳其時悼公既立則不得專坐陳乞罪也而經書曰齊
陳乞弑其君荼豈經之所書者真而左傳所述者不可
信耶抑經但據舊策以書而必待作傳者之詳其事耶
使無作傳者之詳其事則首惡者不幾漏網而從坐者
不且覆盆耶事隔千載無從訂正以經爲據當是作傳
者誤耳

春不書王

春秋每歲必書春王正月如正月無事可紀則書春王
二月或春王三月所以尊王也乃隱公九年十一年不

書王桓公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而三年至十七年皆不書王杜預云天王不頒歷故不書王此恐非也春秋以尊王爲第一義若不頒歷卽不書王則是年竟不屬之王乎况不頒歷宜莫如王子穰王子帶王子朝之亂朝廷播越豈暇修舉故事乃是時却書王而隱桓時反不書豈流離之日尙能頒朔而太平無事轉缺此典乎程子則謂桓公弑君而立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二年宋督弑君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也此亦恐非也若謂因桓之無王而不書王則當其弑立之初已目無王何以反書王于元年至

第三年而始著其無王也若謂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

罪則凡書王之年皆因國君有罪而書乎宋督弑君何
與魯事而欲以魯史之書王正宋臣之罪有是理乎何
休則謂十年書王者數之終十八年書王者桓公之終
也據此則書王之例第於人君卽位之年遇十之年薨
卒之年書之而其餘俱可不必書王矣何以十二公內
除此數年外又多一一書王也此益曲說不可通者也
抑知春秋時周正已不徧行列國有用周正者有用殷
正者有用夏正者說見後魯雖秉周禮然觀其置閏失閏之
參錯則其不遵周正可知或雖不盡遵周正而史官秉
筆有尙知以周月記事者則孔子書王正月以別之謂
此正月乃王之正月見其猶尊王也而史官更易不一

其人有時或竟以魯國自用之歲月以紀事而不合乎
周正則孔子卽仍其所書之春正月而不復書王謂此
正月乃魯國自行之正月而非王之正月見其無王也
然則書王不書王本據舊史之周月魯月爲定舊史所
紀用周正則書王舊史所紀非周正則不書王明乎此
則諸家紛紛之說俱可不必矣

春秋時列國多用夏正左傳隱公三年夏四月鄭祭
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若係周正則麥
禾俱未熟取之何用是鄭用夏正也隱六年宋人取
長葛經書冬而傳書秋蓋宋本用殷正建酉之月周
之冬卽宋之秋是宋用殷正也桓七年穀伯綏來朝

鄧侯吾離來朝經書夏而傳書春是二國不用周正也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十一月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經書十一月傳書九月又如左傳僖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二十四年正月秦伯納重耳于晉而國語則云十月晉惠公卒十二月秦穆公納公子魯之月與晉不同是晉不用周正也文十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經書九月傳作七月是齊不用周正又管子立敢篇正月令農始作輕重篇令民九月種麥則齊用夏正也史記秦本紀宣公初志閏月則宣公以有子不

不置閏者其不用周正可知也至戰國時更無有不
 用夏正者呂不韋春秋是全用夏正杜預記汲冢紀
 年書係魏哀王時人所作以真正為首是魏亦用夏
 正也不寧惟是魯號秉禮之國然論語暮春者春服
 既成若周正則暮春尚是真正之正月安得有換春
 衣浴且風之事是曾點所云暮春即夏正之三月夏
 正之三月在周應作仲夏而曰暮春則魯亦久用夏
 正可知也又左傳文元年閏三月非禮也三代閏月皆歸於歲終所謂歸
餘字襄二十七年再失閏哀十二年又失閏季孫問仲
終也尼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註尚是九月歷
 官失一閏也十三年十二月又益杜註季孫雖聞仲

居言而不能正歷失閏至此年古一二月之
不惟不用周正并夏正亦失之矣劉原父謂左氏月
日多與經不同蓋左氏雜取當時諸侯史策之文其
用三正參差不一故與經多岐可見是時列國各自
用歷不遵周正固已久矣凡古制非現行者闕數十
年未有不廢絕若周改正朔之後列國皆遵周正則
千年以前之夏正何以尚在人間而行之自若乎蓋
周初雖改歲首而農事仍以夏正並行微子之命曰
統承先王脩其禮物是聽其自用先世之制祀用夏
正宋用殷正可知也尙書大傳亦云王者存二代之
後與已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鄭康成註云使二

王之後自行其正朔也是二王之後不用周正固不待言卽周制亦自有兼用夏正者逸周書周月解篇有曰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正焉今按七月流火之詩周公所作而授衣條桑烹葵剝棗鑿冰獻韭一一皆以夏正紀節物然此猶曰追敘祖宗時事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非周中葉之詩乎維暮之春下文卽接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豈非夏正之三月其下月卽麥熟時乎周禮仲春會合男女之無夫家者若周之仲春爲今之十二月風雪沍寒豈能會合於野奔者不禁乎則亦豈非夏正之仲春乎是知周改朔之初本已兼用夏正

民間習用既久及東周以後去開國之時愈遠王朝
又不頒朔列國遂并忘周正而各自用夏正固非一
日矣由此以推孔子脩春秋必書春王正月實以是
時列侯多不用周正故特著之言此乃王之正月也
若各國咸稟周正則但書春正月卽是王之春正月
矣何必更表之以王說見春不書王條下告顏子以行夏時亦以
夏時本所當遵當時已多私用與其另建一朔而不
能使天下畫一不如仍用夏正俾上下通行也按夏小正二書

實月令所本其曰夏小正者蓋周改朔之後此書仍聽其行之民間以便民事而實非本朝之制故謂之夏小正以別於周正耳

春王不書正月

唐劉蕡對策謂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書正月者以先

君不得正其終則此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此亦唐人臆說春王無正月此不過脫簡耳如春秋每遇四季之首雖無事亦必書其首月隱六年秋無事書秋七月桓九年夏無事書夏四月之類不可勝紀杜預所謂雖無事必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也而桓四年秋冬無事乃不書秋七月冬十月七年九年及莊七年之秋冬亦然其爲脫簡無疑也則春王之下無正月其爲脫簡又何疑乎或謂脫簡必脫一行如秋七月冬十月之類至春王下缺正月二字豈有一簡中脫落半段之理不知簡策亦有傳寫脫誤者如左傳莊六年經文冬齊人來歸衛俘而公穀經文皆言衛寶則有誤在一字者

矣僖十年經文冬十二月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夫人姜氏也而無姜字杜註云脫誤也則亦有脫在中一字者矣一季之內雖無事必書首月而莊二十二年夏無事乃不書夏四月而書夏五月非傳寫之誤乎推此則莊十年之夏五亦豈非脫字乎而必爲之說曰孔子有意仍之以傳疑也夏五之爲夏五月了然可知聖人卽添一月字豈遂爲僭妄乃必不敢增以存傳疑之義則又何以筆則筆削則削乎可見春秋一書孔子旣修之後仍有脫簡誤字不一而足而必於其脫誤處曲爲之說毋怪乎益入於穿鑿也則春王下之無正月其爲脫誤無疑非別有義也

春秋紀年

春秋時列國雖曰奉周正朔然紀年皆以本國之君卽位之年爲紀如春秋以隱公元年起雖孔子亦不改也至其稱于列國則彼此紀年不同似應以周王之年爲紀矣然鄭子家對趙宣子曰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來朝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是皆據本國之紀年以語他國否則舉是年一大事以標之如魯襄公朝晉侯晉侯問其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是也絳縣老人自敘其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皆

不以周王之年爲紀也卽左傳敘舊事亦然如追敘晉封成師之事則曰惠公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惠之四十五年曲決莊伯弑孝侯追敘衛襄公立子元之事則曰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追敘鄭伯有爲厲事一則曰鑄刑書之歲再則曰齊平燕之歲追敘齊烏餘以廩邱奔旨事則曰齊人城邾之歲追敘鄭伯朝晉之歲則曰溴梁之明年而於周王紀年略不及焉堂堂共主正朔咸遵而紀年莫之或用蓋當日本無稟奉一王紀年之制非盡各國僭妄也

漢時諸侯王尙得自稱元年如漢書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爲孝景三年楚王

延壽三十一年爲地節元年之類又列侯於其本國亦得自稱元年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爲平陽懿侯曹參元年孝惠六年爲靖侯留元年之類是列

國各自紀元

漢初猶然

矢魚于棠

矢魚于棠諸家皆以爲陳魚而觀之宋人螢雪雜說獨引周禮矢其魚鼈而食之之義以爲矢者射也按秦始皇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漢武亦有巡海射蛟之事以矢取魚本是古法援以說經最爲典切

左傳所本

左傳所本採擇甚多蓋古者史官有簡策簡牘二種杜預序所謂周禮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其本國之事凡政之大者及君所命則書於策非此則但別爲記載如公子豫及邾人鄭人盟於翼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

亦非公命也之類杜預所謂史不書於策故夫子不書於經是也然夫子雖不書於經而記載自在故左氏得據以推聖人不書之本意至他國之事凡來赴告者則書於葵不告則不書如隱十一年鄭伯大敗宋沛左傳謂滅不告敗勝不告克皆不書于策是也然雖不書于策而列國自有記載魯國亦有得之傳聞而別記之者故左氏得以補聖人之所未修而詳其始末杜預所謂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是也故有經所本無而特見於傳者先經以始事後經以終義皆別有所本也亦有經所特書詩反無傳者非必其事之無關係也如郭公之類非傳不明而左氏無之則因簡牘缺落無所考據故

不能憑若撰述耳。不然則經所無者尙一一補之。經所
有者反略而遺之耶。又莊二十六年經文春公伐戎夏
曹殺其大夫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冬十二月癸卯朔
日有食之。而是年之傳春晉士蔿爲大司空夏士蔿城
絳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一年之內經自經而傳
自傳若各不相涉者蓋亦因經所書之事別無簡策可
考以知其詳故別摭他事以補此一年傳文也。

左傳敘事氏名錯雜

左傳敘事每一篇中或用名或用字或用謚號蓋當時
文法如此然錯見叠出幾使人茫然不能識別如子越
椒之亂一鬪取忠忽曰鬪般忽曰子揚一蔿賈也忽曰

爲賈忽曰伯嘉必之戰一荀林父也忽曰荀林父忽曰
桓子一士會也忽曰士會忽曰隨武子忽曰隨季忽曰
士季他篇又稱范武子一先穀也忽曰先穀忽曰莸子
他篇又稱原穀一荀首也忽曰荀首忽曰知莊子忽曰
知季一韓厥也忽曰韓厥忽曰韓獻子一欒書也忽曰
欒書忽曰欒武子一趙朔也忽曰趙朔忽曰趙莊子一
卻克也忽曰卻克忽曰卻獻子是篇人數旣多頭緒更
雜卽姓名一線尙難了了况復錯綜其詞如此使無後
人註釋不幾於終日回惑而不得其要領耶他篇類此
者不一而足又如齊慶封之亂使析歸父召晏平仲平
仲請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此子家乃析歸父

也下又敘慶嗣聞禍將作謂子家速歸此子家乃慶封之子也略無別白令讀者何處分析耶此究是古人拙處史遷以後則無此矣劉勰亦謂左氏綴事氏族難明及史遷各傳人始區詳而易覽也而黃常明謂左傳敘事有一人而稱目至數次異者族氏名字爵邑號謚皆密布其中以寓褒貶則又深求之而轉非古人意矣氏名號謚錯見自是另一種文法有何褒貶卽如泌之戰晉諸大夫忽名忽謚號一日之間褒貶頓異有是理耶

左氏傳原委

秦火之後漢初惟左氏傳最先出然亦惟左氏始終不得立學官而其傳世也乃愈抑而愈彰董勛謂左氏從

河間獻王所得而顏師古則引許氏說文解字序云北
平侯張蒼獻左氏春秋傳張蒼歷秦至漢文帝時爲丞
相是左氏之出此諸經爲最早也然武帝立諸經博士
獨遺之哀帝建平中劉歆欲立左氏遽移太常致諸儒
忿爭帝重違衆意乃出歆爲河內太守遂不得立光武
時韓歆上疏欲立左氏博士范升等駁之帝卒立左氏
學以李封爲博士未幾封卒左氏復廢肅宗亦好左氏
傳乃令賈逵自選諸生才高者習之皆拜爲王國郎章
帝亦詔選高才生習之然不久亦仍廢是兩漢時左氏
傳終未嘗立學官也然自賈誼爲左氏訓詁以授貫公
其後賈逵作訓服虔作解謝該作釋及乎杜預作集解

後六朝遂入於經雖東漢以來攻之者不一如范升奏
左氏之失凡十四事并奏史遷引用左氏違戾五經者
三十一事李育亦謂左氏不得聖人深意作難左氏義
四十一事何休又作左氏膏肓而賈逵則摘出左氏長
於公穀者三十事服虔亦以左氏駁何休所駁之六十
條鄭康成又有針膏肓之作陳書王元規傳自梁以來
諸儒為左氏學者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
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所疑滯唐書啖助傳助愛公
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謂其書出於孔氏門人且論
語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邱明
恥之邱亦恥之則邱明者蓋如史佚遲任之徒而非孔

子門人也是六朝及唐尙有斥左傳駁杜註者然好之者愈甚蓋匪特敘事之書易傳而其文之工實自有千古也又漢時古文尙書及毛詩亦皆不立學官乃二書與左傳反盛傳至今而當時所立學官者今皆不傳豈顯晦有時而晚出者傳愈久耶

鷓冠

左傳僖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鷓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而殺之陳宋之間杜預註聚鷓羽以爲冠非法之服也顏師古則以爲鷓水鳥天將雨則鳴古人以其知天時乃象其形爲冠使掌天文者冠之故逸禮曰知天文者冠鷓蓋子臧是子華之弟以兄

月殺而出奔常有復讐之志故與知天文者遊聚有所
計議是以鄭伯恐其返國作亂令人誘殺之若直以鷩
羽飾冠何必惡而殺之也此論可謂發前人所未發然
左傳本文有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是左氏已以
鷩冠爲子臧之冠而非謂知天文之御士矣豈誤自左
氏歟師古文以爲君子曰數語係後人妄加非左氏原
文則欲伸己意而并強抹煞古人矣

曹翹卽曹沫

魯莊公與齊桓公盟於柯左傳但言始通好而不言劫
盟呂氏春秋貴信篇齊桓公伐魯魯請盟桓公許之曹
翹先說莊公以劫盟之事盟之日莊公與曹翹皆懷劍

至壇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劔以自承請戮於君前管仲
鮑叔進曹翹按劍當兩陛管仲等不得進莊公曰封於
汶則可管仲勸桓公許之是劫盟者曹翹也史記則謂
二公立壇上曹沫執匕首劫桓公公問所欲沫欲齊返
魯侵地桓公許之沫乃下就臣位則劫盟者又屬曹沫
按左傳長勺之戰有曹翹而沫之名不見則劫盟爲曹
翹無疑以翹爲沫司馬貞索隱云沫音翹聲相近而字
異耳林註春秋柯之盟亦言曹翹劫盟則翹卽沫也
淮南子汜論篇昔曹子爲魯將三戰不勝亡地于里
及柯之盟三戰所亡一朝而得之勇聞于天下

屠蒯卽杜箕

檀弓智悼子卒未葬晉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杜篋進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自飲之公問之曰子卯不樂智悼子喪在堂曠爲太師調爲褻臣而俱不以告篋爲宰夫而越職言此是以皆飲之左傳晉荀盈卒於戲陽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入酌以飲樂工曰汝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病日女弗聞是不聰也又酌嬖叔曰汝爲君目將司明也而汝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檀弓左傳所記本一事也然檀弓有師曠李調姓名而左傳無之檀弓曰杜篋左傳曰屠蒯聲固相近而各記所記則并姓名亦遂不同於此可見古事之入於

記載者訛謬蓋十之六七矣王觀國學林云檀弓作杜
貴左傳作屠蒯蓋本是杜簣而左傳訛其字耳袁文雍
牘間評則云屠者屠宰也蒯爲庖人職王屠宰故曰屠
蒯如巫咸之巫師曠之師也則左傳所云屠蒯乃其本
字而檀弓訛以爲杜簣耳

杜預註左傳

杜預註左傳蓋合衆家之長不特地名人名考據精核
書法譜系援引確切卽如時日之細亦以長歷追算不
遺隱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註云傳言
正月會癸丑盟推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
經云二月誤也又成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

註十一月無壬申日誤也襄二年六月庚辰鄭信諭卒
註庚辰七月九日書六月經誤襄九年十二月癸亥晉
人以諸侯之師伐鄭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註
云以長歷考之此年不得有閏月疑閏月二字當作門
五日五字上與門字合遂訛爲閏月也乃晉攻二門門
各五日也自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如輒五
日凡十五日明日乃戊寅也昭元年十一月巳取楚公
子圍弒其君註以長歷推巳酉當十二月六日經傳皆
言十一月月誤也古人著書細心如此今人讀書於年
月時日才有不一目過之矣

國語二十一卷漢書藝文志不載撰人姓氏其時說經者皆謂之春秋外傳惟司馬遷有云左邱失明厥有國語班固作遷贊因曰孔子作春秋左邱明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韋昭亦以爲左邱明采穆王以來下訖魯悼其文不主於經號曰外傳顏師古本此衆說故註藝文志直以國語爲左邱明撰宋庠因之亦謂出自邱明今以其書考之乃是左氏採以作傳之底本耳古者列國皆有史官記載時事左氏作春秋傳時必博取各國之史以備考核其於春秋事相涉者旣採以作傳矣其不相涉及雖相涉而采取不盡且本書自成片段者則不忍竟棄因刪節而並存之故其書與左傳多有不盡

一者如襄王伐鄭一事左傳以常棣詩爲召穆公所作而國語則以爲周文公所作晉文公返國一事左傳記是年九月晉惠公卒明年正月秦伯納公子重耳而國語則十月晉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鄆陵之戰左傳苗賁皇在晉侯之側曰楚之良在中軍王族而已而言語作苗芬皇楚語則云雒子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如果左氏一手所撰何不從畫一而彼此各異若此乎可知國語本列國史書原文左氏特料簡而存之非手撰也魏晉之人以其多與左傳相通遂以爲左氏所作耳又如長勺之戰魯語曹翹與莊公論戰數百言左傳但以小惠未徧小信未孚數句括

之鄢陵之役范文子不欲戰晉語述其詞累幅不盡至
分作三四章左傳但以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為外
懼數語括之正可見左氏以此為底本而別出鑪錘筆
奪天巧豈其示巧於此而復作外傳以示拙也竊嘗論
之左氏之採國語仙人之脫胎換骨也史記於秦漢以
後自出機杼橫絕千古而秦漢以前採取國語左傳則
天吳紫鳳顛倒裋褐也漢書之整齊史記則屈騏驥以
就衡軛也觀於諸書因襲轉換之間可以悟作文之旨
矣

王充論衡云左氏傳經詞語尚略故復選錄國語之詞以實之啖助謂國語非一人
所為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便傳著邱明也是亦不以國語為邱明作

韋昭註國語

韋昭註國語合賈逵虞翻唐固諸本參考是正最號詳

核然亦有舛謬者晉文公請隧賈逵云王之葬禮闕地
通路曰隧昭則以爲天子之六鄉六隧地也按襄王之
詞曰若班先王之太物以賞私德又曰叔父若能更姓
改物以取備物又曰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太章乎又晉
語文公請隧弗許曰王章也太物備物太章王章皆謂
禮之太者非郊遂地可知况是時王正勞之以地豈又
辭所賜之地而別請所不賜之地乎魯武公以其子括
與戲見宣王王立戲韋昭註括武公之長子伯御戲括
弟懿公也按史記魯世家懿公九年兄括之子伯御弑
公而自立則伯御乃括之子也漢書古今人表亦同而
昭以伯御爲括亦誤左傳自幕至於瞽瞍則幕在瞽瞍

之先昭註國語虞幕能聽協風乃云幕舜後虞思也則以舜之遠祖爲舜之遠孫矣又東漢明帝諱莊故凡前史所有莊字悉改爲嚴昭三國吳人尙復何所忌諱而不爲改正仍以魯莊公爲嚴公曲沃莊伯爲嚴伯亦不免疎於檢點顧寧人乃以爲作史者意存慮厚不遽改前代之諱此亦曲爲之說矣



前人之畫山水以氣韻為宗
 取法於晉唐而後人乃以
 不識如五折以會其法然
 與古者非學無如畫湖山
 以畫之畫則為畫之畫則
 之畫則為國畫則為國畫

陔餘叢考卷三

陽湖 趙翼 耘菘

周禮冬官補亡之誤

周禮缺冬官一篇劉歆以考工記補之漢唐以來皆無異說至宋淳熙間臨川余廷椿始創論以爲冬官之屬初未嘗缺其官皆雜出于五官之中乃作復古司空一篇朱子亟稱之永嘉王次點益引伸其說作周官補遺亦爲真西山所賞元人吳草廬邱吉甫又因之各有撰述然其間亦各有不同者今王氏周官補遺已不傳草廬所編則據尙書司空掌邦土謂冬官不應雜在地官司徒掌邦教之內遂取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後其

他亦未嘗分割惟余氏邱氏則益加割裂余氏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內四十九官改入冬官邱氏則以爲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九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若以周官三百六十每官六十之數論之天官美三地官美十九春官美十夏官美九秋官美六是五官內共美四十七官而所著周禮補亡一書又於五官內稍有裁核定爲天官六十地官五十七春官六十夏官六十秋官五十七而以大司空小司空內五十四官改入冬官與余氏大同小異雖各以意割截舊文然亦可見先儒之究心也王鑿震澤長語云俞王椿王次點以五官中凡掌邦居民之事皆分屬之司空則五官各得

其分而冬官亦完且合三百六十之數周官粲然無缺
誠千古之快也而余不敢從何哉曰亂經是蓋亦未敢
以爲是也按南齊書有人掘楚王冢得青簡書廣數分
長二尺凡十餘簡王僧虔辨之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
官所闕文也然則考工記原非雜於五官內劉歆以之
補冬官亦非

儀禮

先儒謂儀禮文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僅存者卽如聘
禮篇末執圭如重八門鞠躬私覲愉如等語與論語鄉
黨篇相合晁氏謂定公九年孔子仕魯至十三年適齊
其間無朝聘事則鄉黨所記未必皆孔子實事當是門

人習禮者本儀禮之舊文而記其語耳是可見儀禮爲孔子以前之書出於周公所作無疑也當時必有全書今所傳十七篇蓋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者熊朋來謂既夫禮乃士喪禮之下篇有司徹乃少牢饋食之下篇則十七篇又實止十五篇耳敖繼公不得全書遂以爲周公此書專爲侯國而作而王朝之禮不與焉如冠昏相見鄉飲鄉射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九篇皆侯國之士禮少牢饋食上下二篇皆侯國之大夫禮聘食燕大付四篇皆言諸侯之禮惟覲禮一篇言諸侯朝乎十之禮然主于諸侯而言也喪服篇言諸侯及于公子二人士之服最詳其間雖有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服然同

皆主於諸侯與大夫而言也當時以此書頒于侯國今
其名據此以行禮以教人是以國無異禮家不殊俗也
其立論固未爲無見然此亦第就現在之十七篇而意
其專爲侯國設耳按孔壁中所得古文禮經本有五十
六篇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
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之列學官而諸博士不肯遂
不得立孔鄭所引逸禮如中霽禮禘於太廟禮王居明
堂禮皆其篇也則儀禮十七篇外尙有三十九篇王朝
之禮亦必備載如禘於太廟王居明堂之類不得謂皆
侯國之禮也吳草廬因取大小戴記及鄭氏所引編爲
儀禮逸經八篇謂小戴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

體如一固爲儀禮舊文大戴中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
朝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要是作記者刪取正經之節要
而存之其中雷以下三篇已不復傳而名猶見於註家
故亦編爲篇目而以註家所引片言隻字附之此亦見
輯禮者之苦心矣

五父衢

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問於鄒曼父
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孔子生而神聖豈有母在時不
問知父墓者况檀弓又云合葬於防之後孔子先反門
人後至則葬母時已有門人襄事孔子必非年少可知
豈有數十歲之人尙不知父墓故何晏夏侯元蔣濟王

而皆疑無此事而近世高郵孫氏又謂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當爲一句殯淺而葬深孔子父殯於五父衢孔子欲啟柩與母合葬而不知父墓之爲淺葬深葬故審問不敢輕啟問於鄰母始知殯而非葬於是啟其殯與母合葬於防先儒誤讀不知其墓爲句遂生妄說云云此論可謂辨矣然究亦曲爲之說柩在帷堂曰殯入土則曰葬從未有入土尙稱殯者何得以殯爲淺葬耶卽曰淺葬矣此何等大事孔子當母在時豈有不問明直待母卒而問他人乎總由於記禮之家得諸傳聞不暇審訂輒筆之於書故有此等謬誤觀莊子及說苑新序孔子家語孔叢子等書所傳孔子軼事甚多若

一一信以爲真則聖人反淺檀弓所記亦猶是也而必從而爲之詞毋怪乎愈解而愈支離矣

伯魚之母死

伯魚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歟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疏以爲出母此最舛也禮父在爲母服期是期本服母終喪之候而伯魚猶哭故夫子甚之也出妻之子爲母期若爲父後合則於出母無服是并無期之喪矣伯魚固爲父不子人不服於期之內而及哭于期之外乎卽此可見孔不父弓二父之要也

晉文公辭國當以檀弓爲據

公子重耳辭國一事檀弓謂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

弔重耳諷以得國舅犯使公子辭之國語則謂里克殺
夷齊卓子使人告重耳欲立之舅犯使公子辭秦穆公
又使人諷重耳得國舅犯亦使公子辭蓋本一事而國
語誤作里克及秦穆兩事也以理推之當以檀弓所記
爲是重耳之亡舅犯輩之從亡皆非無意於得國者觀
其後納懷嬴而不顧殺懷公而不恤則其以入國爲急
可知若里克旣殺二君而召之當是時亂不自我起且
兄弟之次居長義本當立夫亦何所嫌避而卻之以爲
名高蓋其辭也在獻公方卒之後二君未被殺之前國
已有君釁尙未作而遽欲仗外援以求入倘一發不中
則身名俱敗此智者所不爲也檀弓以其事係於獻公

卒之後而不言二君已被殺自是實錄而國語所記在二君被殺後者誤也史記晉世家但採國語之文亦無

識自蓋其稱也亦如公次卒之必二君未始除之通所

月令

沈作喆謂禮記中月令尤駁雜古者於禘則發爵賜服於嘗出田邑而月令孟秋乃曰毋封諸侯毋以割地恩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月也而月令孟冬釁龜策蓋秦之正月也三代之官有司馬無太尉而月令孟夏命太尉贊傑俊殆呂不韋賓客所為耶按沈氏之說似尙泥於蔡邕王肅及張華博物志以月令為周公所作故信為周制而又有秦制在內遂疑呂氏所為不知此篇

本呂氏原本而禮家採入禮記中者今呂氏春秋現在
可覆按也隋書牛宏傳蔡邕王肅因周書內有月令第
五十三篇卽是此篇故以爲周公所作而鄭康成已謂
是不韋著春秋紀之首章禮家抄合爲記劉勰亦謂月
令一篇取乎呂氏之紀束皙又以爲夏時之書劉歆以
爲不韋合諸儒尋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牛宏則謂不
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卽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商周之
法是康成以來諸儒固不以此爲周公作何以沈氏尙
據爲周書而致疑耶

賓雀

月令鴻鴈來賓雀人大水爲蛤今讀者皆以賓字屬鴈

謂鴈自北而南如作客也許慎註淮南子則以賓字屬
雀云賓雀老雀也棲宿人家堂宇之間如賓客然則宜
以鴻鴈來爲句而賓字連下句讀

太牢少牢

禮記太牢註牛羊豕也是羊豕亦在太牢內矣國語鄉
舉少牢註少牢羊豕也則羊與豕俱稱少牢矣其不兼
用二牲而專用一羊或一豕者則曰特母特豕可知太
牢不專言牛少牢不專言羊也後世乃以牛爲太牢羊
爲少牢不知始于何時江鄰幾雜志云掌禹錫判太常
供祫之太牢祗判特牛無羊豕問禮官云向例如此是
宋時固專以小爲太牢矣唐人牛羊日誌小說稱牛隄

孺爲太牢楊虞卿爲少牢則唐已以牛屬太牢羊屬少
牢矣按國語屈到嗜芟篇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韋
昭註云牛享太牢也羊饋少牢也則專以牛爲太牢羊
爲少牢其誤蓋自韋昭始也

醴泉卽膏露

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是醴泉從地中出也白虎通亦云
甘露者美露也降則物無不盛醴泉者美泉味若醴酒
可以養老是亦以甘露醴泉爲二物也王充非之曰爾
雅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則醴泉乃卽甘露也
使以爲地中所出之泉則爾雅釋水篇如檻泉正出沃
泉懸出之類釋水甚多何以不載之而反人之四時章

乎然則甘露醴泉本一物而記禮者謬爲分析耳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後世引爲終養之誤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家不從政解者謂令其子
孫得以家居侍養此後世終養之例之所始而不知非
也家有老親正資祿養豈有轉禁其入仕之理且九十
者一家之中俱不從政倘在貧家將何以奉晨昏具甘
旨是教之孝而轉無以全其孝也北史辛雄有祿養論
謂禮記所云不從政者鄭注云復除之蓋專指庶人而
言力役之征概從停免非公卿士大夫之謂也仲尼論
五孝自天子至於庶人無致仕之文今宜聽祿養不約
其年魏孝明帝納之辛雄此論可謂發前人所未發按

管子八國篇凡國都皆有掌老七十以上一子無征八十以上二子無征九十以上盡家無征又漢武詔云九十以上復其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註復者免其徭役又賈山至言陛下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師古曰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也二算不事免其二口之賦也則漢時猶未有仕宦者親老歸養之例但庶民之家有老親則免其徭役口算耳然則誤以不從政爲不服官而定親老去官之例起於何時耶按晉書庾純以父老不解官被劾又齊王攸議曰禮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純父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廢侍養今令年

九十乃聽悉歸純父年未九十不爲犯令然則親老歸養之制蓋卽晉時所定也北史魏宣武帝詔諸有父母八十以上者皆聽居官祿養留親就祿至特煩詔書可見親老歸養久著爲成例至宣武始變通耳又南史張岱傳岱母實年八十而籍註未滿岱便去官則是時仕宦者父母之年亦須注籍也

鄭康成註禘祭之誤

周頌雍之序曰禘祭太祖也康成因註曰禘大祭也太祖謂文王也禘大於四時祭而小於祫也商頌長發之序曰大禘也康成因曰大禘祭天也蓋因詩序禘字加大故又以爲祭天也於是註小戴記祭法則竟以禘爲

祀昊天於圓丘而於春秋傳則又以禘爲郊祀靈城仰而以后稷配隨處異議迄無定說宜黎幹等之紛紛駁詰也

三年喪王鄭二說不同

三年喪鄭康成與王肅之說各不同按禮記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從月樂王肅曰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春秋閔公二年公羊傳曰三年之喪實二十五月此古來三年喪二十五月之明文也故王肅註儀禮士虞禮朞而小祥_三又期而大祥_{二十五}中月而禫是月吉祭以爲再期大祥二十五月中月

而禫即此月之中也是月吉祭則此月已即吉也而鄭

康成則謂中者間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中凡二十

七月也晉人喪服俱用肅說以二十五月為斷至宋武

帝始詔改依鄭康成二十七月而後除按是時王淮之

奏曰康成註禮三年喪二十七月而去古今學者多謂

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

然摺紳多從康成云武帝改制本此奏也

按隋書禮志謂梁天嘉元年沈洙議至親

期斷加重故再期斷以二十五月所以宋元嘉制以二十五月為限是宋武雖改從

二十七月至嘉甲又改二十五月也魏書梁使朱異至魏魏李業與論王鄭則

註互異之處以謂梁制多從王義此間用鄭義業與曰卿處用王義除禫應二十五
月何以王儉所用一十七月云云則宋元嘉改從王肅之後至王儉又建議改從鄭
義二十唐時又刊王元感者著論以三年喪宜二十六月
七月也張柬之駁之曰三年喪二十五月不刊之典按春秋魯

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
納幣左傳曰禮也杜預註云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納
幣在十二月故稱禮也公羊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
譏也喪娶在三年之外何以譏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
註云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滿二十五月故譏也
何休以公薨在十二月至此冬十一月纔二十四月非
二十五月故曰未三年而圖婚也合二注以觀雖公薨
之月不同然所爭惟爭一月不爭一歲此春秋三年喪
二十五月之証也尚書惟元祀十有一月伊尹奉嗣王
祇見厥祖孔安國注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二年十一
月小祥三年十二月大祥故太甲中篇云惟元祀十有

二月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於亳是十二月大祥訖十
二月卽服吉也此尚書二年喪二十五日之明驗也禮
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日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
服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哉又喪服
四制云變而從宜故大祥鼓素琴告人以終又間傳云
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醢醬中月而禫食酒
肉又喪服小記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此
禮記三年喪二十五日之明驗也儀禮云期而小祥又
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禮周公所制則十
禮三年喪二十五日之明驗也惟鄭康成註中月而禮
以中月爲間一月故自死至禫凡二十七日然二月入

禮禫既復當則二十五日爲免喪矣此東之主王肅之說更爲援引曲暢朱子語類亦云喪禮只二十五日是月禫徙月樂二十五日祥後使禫看來當如王肅之說愚按期之喪十三日而祥間一月爲十五日而禫二年之服爲再期二十五日而祥亦宜間一月而禫則自當以二十七日爲是宋英宗治平二年禮院奏曰喪服王肅主二十五日鄭康成主二十七日通典用鄭說又加至二十七日終則是二十八日畢喪二十九日始吉蓋失之也天聖中更定五服年月勅以二十七日爲斷望仍遵用從之此又近世定二十七日之由來也

鄭康成註慈母之誤

康成註慈母無服謂庶母慈已者此說甚混按慈母有三其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此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但嫡妻之子無以妾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此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而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稱內則所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次爲保母明言擇人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師保無服則此慈母亦無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康成乃不

辨三者混註慈已毋怪處處窒碍矣說見南史司馬筠
傳

命婦世婦

禮記喪大記內子未命鄭注云內子卿之妻也又曰大
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疏云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
婦也此說甚謬夫大夫內子與士妻對言則內子之爲
大夫妻可知也既曰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則命婦
之尊于內子可知也乃以尊者特拜卑者有是理乎宋
人謂卿大夫妻未命曰內子已命曰命婦此說最爲得
實蓋卿大夫妻俱稱內子左傳趙衰之妻請衰迎前妻
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國語司馬子期欲以妾爲內子

註皆云內子卿之嫡妻此卿妻之稱內子也禮記大夫
內子此大夫妻之稱內子也及其既受君命則謂之命
婦故內子與命婦品級雖同而特爲命婦拜者尊君命
也喪大記又有所謂世婦者注疏皆以國君之世婦次
十女君者當之然歷觀記中文義皆係大夫之妻如曰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士之妻皆死于
寢又曰復者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元纁世婦以
禮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又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
杖五日大夫世婦杖皆以大夫世婦兩兩對舉則世婦
亦卽大夫妻明矣而鄭氏必以爲不然其於大夫世婦
杖及世婦以禮衣固確指爲君之世婦矣於大夫世婦

卒於適寢不可強通則又爲之說曰變命婦言世婦明
尊卑同也夫授大夫世婦杖指爲君之世婦猶或可通
若世婦以禮衣指爲君之世婦則大夫妻之復服又是
何服豈容竟不經見且國君正寢曰路寢路大也大夫
正寢曰適寢適主也其實皆正寢也國君既有路寢爲
正寢矣豈又有所謂適寢乎將適寢非正寢乎然則所
謂世婦卒於適寢者非卽大夫妻乎鄭氏不過以國君
夫人之下有世婦遂疑其非大夫妻不知古之名稱下
不可僭上而上可兼下卽如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
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夫人則公侯之妻之名也妻則
士之妻之名也世婦正與大夫品秩相配安見非大夫

作人子之觀其父解父在時子當觀父志之所在而曲體之父歿則父之志不可見而其生平行事尚有可記者則卽其行事而取法之如此則下三年無改句正是足此句之義直接而下自然貫注不待下轉語也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張鳳翼謂能攻擊異端則害可止孫奕示兒編亦謂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未由也已之已宰予晝寢李濟翁資暇錄作晝寢謂繪畫其寢室也則下文朽木糞土之牆似更關合子罕言利史繩祖學齋佔畢謂利固聖人所不言至於命與仁則論語中言仁者五十三條言命者亦不一而足此豈罕言者蓋與字當作吾與點也之與謂子之所罕言者惟利耳而所與

者乃命與仁也子路從而後吳青壇謂見其二子焉句
當在至則行矣之後蓋子路再到時不見丈人但見其
二子故以不仕無義之語告之不然既無人矣與誰言
哉不使大臣怨乎不以魏志杜畿傳作怨何不以謂致
怨於何不用也孟子去齊宿於晝考之史傳齊地無晝
名者邢凱坦齋通編謂當作晝而引史記田單傳聞晝
邑人王蠋賢劉熙注晝音護齊西南近邑也後漢耿弇
討張步進軍晝中遂攻臨淄拔之亦卽此地然則晝之
當作晝更爲有據顧寧人山東考古錄亦云晝當作晝
而以劉熙注爲是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倪思謂正心
二字乃忘字之誤謂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

重一勿忘字古書如無逸篇叠生則逸三字文更有致
馮婦搏虎章周密癸辛雜識謂卒爲善作一句士則之
作一句野有衆逐虎作一句如此則下文其爲士者笑
之正與士則之相照應以上數條皆與朱註異者父在
及荷篠馮婦三章爲最優

子見南子

論語惟子見南子一章最不可解聖賢師弟之間相知
有素子路豈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足以相挽而愠
於心卽以此相疑夫子亦何必設誓以自表白類乎兒
女子之詛呪者楊用修謂矢者直告之也否者否塞也
謂予之道不行乃天棄之也其說似較勝按此說本史

記索隱謂天厭之者言我之屈否乃天命所厭也則固
不自用修始矣然用修謂子路以孔子既不仕衛不當
又見其小君是以不悅則夫子之以否塞曉之者又覺
針鋒不接竊意子路之不悅與在陳溫見君子亦有窮
乎之意正同以為吾夫子不見用於世至不得已作如
此委曲遷就以冀萬一之遇不覺憤悒侘條形於辭色
子乃直告之曰子之否塞於遇實是天棄之而無可如
何矣如此解似覺神氣相貫

晉書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恚而怏氣
夏南蓋卽南子之悞而所謂憤恚怏悒

亦只侘條無聊之意非
以見注人而不悅也

束脩二義

束脩有二說其以為十脔脯者本邢昺疏引檀弓束脩

之問不出境及少儀其以乘壺束脩一犬賜人者又穀
梁傳束脩之問不行於境中而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
束帛一篋酒一壺脩一案爲束脩之禮又開元禮皇子
束脩束帛一篋五匹酒一壺二升脩一案三甗皇子服
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
於先生敢請見此脰脯爲贄之証也宋夏英公鎮襄陽
胡旦以瞽廢在襄英公以精練十疋贈之旦還其五疋
英公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賈誼所解束帛彋彋之義同
於束脩束脩則十脰之脯束帛則卷其帛屈爲兩端五
匹遂見十端表王者屈於隱淪之義也此亦十脰爲束
脩之証也然漢書光武詔卓茂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

脩執節誠固鄧后紀有云故能束脩不觸羅網注以約束脩整釋之又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傳圭潔其行束脩其心劉般傳太守薦般束脩至行皆以整束脩飭爲訓卽以之釋論語自行束脩以上謂能飭躬者皆可教也於義亦通至杜詩薦伏湛疏內云自行束脩訖無瑕玷注云十五以上延篤亦云吾自束脩以來爲臣子忠孝交不諂瀆陳崇奏頌曰自初束脩折節行仁賈堅謂荀羨曰吾束脩自立未嘗易志則又皆以束脩爲十五歲以上蓋十五乃入學之年入學必用束脩遂爲故事也

子畏於匡記載不同

子畏於匡史記謂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
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
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
拘焉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家語云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奮戟將與之戰
孔子止之命之歌而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韓詩
外傳云趙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圍孔子子路
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我歌子和三終而圍解按甯
武子乃魯僖公時人距孔子且百餘年孔子何由使從
者假其名以免難史遷之附會固不必論至趙簡子將
殺陽虎以孔子似虎可圍之尤屬不經左傳虎奔晉適

趙氏孔子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家語亦謂孔子以趙簡
子好利必溺虎之說而從其謀以致禍敗今考虎之事
趙鞅也鞅納蒯賁於戚宵迷失路陽虎教以右河而南
必至鞅之卜救鄭也陽虎以周易筮之曰宋方吉不可
與戰乃止虎之事趙簡子見於左傳者如此並無獲罪
於趙之事也而韓非子又云陽虎逐於魯疑於齊而之
趙趙簡子迎以爲相左右諫以爲不可簡主曰虎務取
之我務守之遂執術以御之虎不敢爲非善事簡主興
主之強幾至於霸則虎且有功於趙氏豈有致其攻圍
之理况虎事簡子多年詎不能識而誤認孔子爲虎乎
匡之地風俗通以爲魯邑韻會以爲在陳留亦皆非晉

地簡子又何從而要截之則外傳之說亦妄也而匡人之有簡子亦不經人則家語之說亦不可信朱註但云陽虎曾暴於匡孔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洵乎斟酌盡善矣

執圭

論語執圭注謂諸侯命圭按考工記王人之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鄭注命圭者天子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夫所謂朝覲者諸侯覲朝覲於天子也朝覲執則非朝覲皆不得執也非朝覲不得執則諸臣聘問益不得執也又按典瑞及玉人琢圭璋八寸

以頰聘鄭注瑑文飾也衆來曰頰特來曰聘賈疏謂此
上公之臣執以頰聘於天子也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
宜四寸凡諸侯之臣頰聘不得執君之桓圭信圭躬圭
但瑑文爲飾耳據此則諸侯之臣頰聘於天子用瑑圭
也頰聘天子用瑑圭豈有聘鄰封反用命圭者聘禮疏
曰臣出聘不用君之所執所執皆降其君一等其圭璋
瑑之而已曰瑑之者卽所謂瑑圭也曰降其君一等者
公命圭九寸瑑圭則八寸侯伯命圭七寸瑑圭則六寸
也然則惟諸侯親朝覲天子用命圭其遣臣頰聘天子
及聘鄰封則皆用瑑圭論語注以聘問所執爲命圭者
誤矣國君止一命圭若用以聘問倘一時分聘數國又

安得如許命圭耶

亂臣十人

亂臣十人古本無臣字唐開成石經亦尚無之考馬融
 鄭康成註論語皆云有父母而劉原父以為邑姜王西
 莊云蓋因唐時俗本誤添一臣字子不可以臣母故改
 邑姜也然北史齊后妃傳論云神武肇興齊業武明追
 縱周亂武明即神武妻婁氏也則以亂臣為邑姜唐以
 前已有此解

彭祖即老聃

論語竊比老彭諸家註釋不一包咸曰老彭商賢大夫
 正義謂即莊子所謂彭祖也王弼曰老老聃彭彭祖也

按彭祖封於彭城以久壽見稱則老彭卽彭祖明矣邢
昺疏一云卽老子也此其說蓋據世本史記世本云彭
祖姓錢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而史記老
子傳曰周守藏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爲柱下史以
是參証知其爲一人也按彭祖之述古不經見而孔子
嘗問禮於老聃又孔子答曾子問動云聞諸老聃可見
論語述古之老彭卽禮記問禮之老聃而或者謂彭祖
在殷已極老壽何由復至春秋時彭則錢鏗聃則李耳
旣爲一人何以兩稱且彭國滅於殷末聃名見於周末
若果一人則相距數百年中何以不經見殊不知彭祖
爲顓頊元孫陸終第三子事見風俗通而屈原天問云

彭鏗斟雉帝何饗王逸註謂彭祖以雉羹進堯而堯饗之也又論語疏亦謂堯時封於彭城是堯時已在禹臯之列彼可以自唐歷虞夏而至殷獨不可自殷歷周乎若以鏗耳名各不同爲疑古人原有一人數名而錯見者虞翻云彭祖名翦則又不特名鏗矣太史儋見秦獻公言周秦離合之說史遷謂儋卽老子也則又不特名耳矣安在錢不可李而鏗不可耳乎且史記索隱引商容以舌視老子老子悟舌以虛存齒以剛亡商容殷紂時人而以舌悟老子是殷末已稱老子也老子內傳云武王時爲柱下史是周初已爲史官也臨海廟有周成王饗彭祖三事鼎鼎足篆東澗二字是成王時或猶稱

彭祖也幽王時三川震伯陽甫曰周將亾唐固謂伯陽甫卽柱下史老子王弼亦謂伯陽甫姓李名耳謚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是又見於西周之末矣玉清經云老子以周平王時見衰遂去是又見於東周之初矣又安在數百年中絕不經見乎然則合諸書以觀彭聃一人確有明證此公直自陶唐時迄於周末入關爲關令尹喜著道德五千言而去莫知所終史記所稱百六十餘歲或二百餘歲神仙傳所稱七百六十七歲八百三十八年及張守節所稱歷十二王歷三十一王論語疏所云壽七百歲者猶第各就所傳而分記之實未嘗統計其年壽也或又曰唐荆川云莊生以吐故納新熊經鳥伸

歸之彭祖而不及老子其論老子聞風於古之道術又
絕不及長生吐納事明其各自爲一家也今云一人何
以操術之不同乎曰不然方其爲彭祖也精意於養生
治身服水精餐雲母神仙傳述其言曰服藥百裏不如
獨卧近世道家修煉實本於此人徒以五千言中無此
術遂謂道家者流僞托於老子而不知正其始之所有
事也及爲老子則涵茹道德淹貫典禮猶龍之嘆且駸
駸乎有儒者氣象矣不寧惟是後漢書襄楷傳老子入
西域爲浮屠天神遺以好女堅卻不受曰此但革囊盛
血耳文齊書顧歡傳記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乘日
精入国王夫人淨妙口中已而降生佛道由是其焉是

又聞佛氏法門矣然則此公方且神奇變化出沒於三
教之間迭遷屢變而未有已也曰史傳所載彭聃各著
誕生之異豈有一人而數生者曰吾正以其誕生而證
之也風俗通云陸終娶鬼方氏女嬪久孕不育啟左脅
三人出焉啟右脅三人出焉彭祖則左脅所出也而元
妙內篇記老子亦割左腋而生又顧歡傳所記淨妙之
孕亦剖左腋夫安知非卽女嬪剖生一事而記載者各
繫諸傳首遂分見若三降生耶書之以俟博雅者

徵生高卽尾生

莊子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戰
國策蘇代謂楚王曰此方其爲尾生之時也高誘註淮

南子尾生魯人又蘇代謂燕昭王曰尾生高不過不欺人耳是尾生名高微尾音相通其人素有直名蓋嘗守涇涇之信者則尾生卽微生高無疑也漢書古今人表作尾生高吳師道亦謂卽論語微生高也

公山弗擾召孔子之不可信

史記公山不狃本之左傳小司馬註引鄒氏曰狃一作蹂論語作弗擾是論語之公山弗擾卽左傳之公山不狃也左傳定公五年季桓子行野公山不狃爲費宰出勞之桓子敬之而家臣仲梁懷弗敬不狃乃族陽虎逐之是時不狃但怒懷而未怨季氏也定公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

氏叔仲志又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欲去三桓將
享桓子於蒲圃而殺之桓子以計入於孟氏孟氏之宰
公斂處父率兵敗陽虎陽虎遂逃於讎陽關以叛季寤
亦逃而出是時不狃雖有異志然但陰搆陽虎發難而
已實坐觀成敗於旁故事發之後陽虎季寤皆逃而不
狃安然無恙蓋反形未露也則不得謂之以費叛也至
其以費叛之歲則在定公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
三都叔孫先墮郈季孫將墮費於是不狃及公孫輒帥
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登武子之臺費人攻
之弗克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
敗諸姑蔑不狃及輒奔齊遂墮費此則不狃之以費叛

也而是時孔子已爲司寇方助公使申句須等伐而逐之豈有欲赴其召之理史記徒以論語有孔子欲往之語遂以其事附會在定公八年陽虎作亂之下不知未叛以前召孔子容或有之然不得謂之以費叛而召也既叛以後則孔子方爲司寇斷無召而欲往之事也世人讀論語童而習之遂深信不疑而不復參考左傳其亦陋矣王鏊震澤長語又謂不狃以費叛乃叛季氏非叛魯也孔子欲往安知不欲因之以張公室因引不狃與叔孫輒奔吳後輒勸吳伐魯不狃責其不宜以小故覆宗國可見其心尙欲効忠者以見孔子欲往之故此亦曲爲之說子路之墮費正欲張公室而不狃卽據城

以抗此尙可謂非叛魯乎蓋徒以其在吳時有不忘故國之語而臆度之實未嘗核對左傳年月而推此事之妄也戰國及漢初人書所載孔子遺言軼事甚多論語所記本亦同此記載之類齊魯諸儒討論而定始謂之論語語者聖人之遺語論者諸儒之討論也於雜記聖人言行真偽錯雜中取其純粹以成此書固見其有識然安必無一二濫收一固未可以其載在論語而遂一信以爲實事也莊子盜跖篇有云田常弑君竊國而孔子受其幣夫陳恒弑君孔子方請討豈有受幣之理而記載尙有如此者論語公山不擾章毋亦類是

羿募非夏時人

羿善射，奡盪舟，解以有窮。后羿及寒浞之子，其說始於孔安國，而朱註因之。蓋據左傳羿代夏政而恃其射用寒浞爲相，浞乃取其國衆殺羿而烹之。浞因羿室生子澆及豷，使澆滅斟鄩，後夏臣靡收二國之餘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遂滅澆與豷，是善射之羿不得其死，事跡顯然而澆與奡聲相近，澆亦被殺於少康，遂并以澆釋奡也。按古來名羿而善射者不一人，呂覽黃帝時大撓作甲子，胡曹作衣夷，羿作弓，是黃帝時有羿也。許慎說文云：羿，帝嚳射官，賈逵亦云：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是帝嚳時有羿也。淮南子：堯使羿誅鑿齒，殺九嬰，上射十日，下殺契，偷其說雖荒幻，然必因堯時有善射名羿。

者而附會之是堯時有羿也而夏時亦有羿則左傳所
云是也淮南子又曰古有善射者名羿夷羿慕之乃亦
名曰羿此或卽夏之羿也使以爲一人則自黃帝至夏
后相之世天下有如此久壽之人乎且善射之羿之不
得其死也亦不一左傳曰殺羿而烹之是一羿之死也
孟子曰逢蒙殺羿又一羿之死也淮南子曰羿死於桃
棗高誘註謂以桃作大杖擊殺之是又一羿之死也使
以爲一人豈有一人而數遭非命者乎是可知善射不
得其死之羿非一人南宮适所云並未言篡夏之事則
未知其所引何代之羿也至寒浞之子名澆左傳並不
言稟孔氏特以聲相近遂據以釋稟按澆或音驍或音

聊或音交集韻雖有募之音以爲寒、泥于王逸註楚詞亦引論語澆盪舟此皆因孔註而依附之未可以爲確也而澆之盪舟不見所出正義云孔註謂能陸地行舟者以此文云募盪舟盪推也以此知其多力能陸地推舟也然則孔註以澆能盪舟不過就論語本文而別無所據依也而陸德明音義於丹朱傲云字又作募蓋古字少傲募通用宋人吳斗南因悟卽此盪舟之募與丹朱爲兩人也蓋禹之規戒若但作傲慢之傲則旣云無若丹朱傲矣下文何必又曰傲虐是作乎以此知丹朱與募爲兩人也曰罔水行舟正此陸地行舟之明證也曰朋淫于家則丹朱與募二人同淫樂也吳氏之說真

可謂鐵板註脚矣傲之不得其死雖無可考然傲與冓
之音相同既不比澆與冓之但音相近且罔水行舟之
與盪舟尤爲針孔相對則南宮适所引冓盪舟實指舟
朱所與朋淫之人而非寒浞之子斷可識也則所云善
射之羿或亦指唐時之羿未可知也况引羿冓但言恃
力而不得其死原不必指同時兩人則卽以爲夏時之
羿亦無不可也而冓爲罔水行舟之傲則確不可移矣
按天問覆舟斟鄩句王逸註奄若覆舟言取之易也
顧寧人則引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
戰於澼覆其舟滅之謂天問所云覆舟斟鄩者正指
此安國時竹書未出故註爲陸地行舟也則澆之覆

舟與冝之盪舟本不相涉

浴乎沂風乎舞雩

論衡云說者謂浴者浴沂水也風乾身也然周之四月乃歲二月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乎蓋浴乎沂涉沂水也風歌也詠而饋饋祭也乃是二月中龍見而雩祭歌詩設樂也冠者童子雩祭之樂人也孔子與之善其欲以雩祭調和陰陽也按周之暮春乃夏之正月而有浴與風之事本易啟人疑余另有說在周時列國用夏正條內若王充所云雩祭則又失之遠矣果如其說以雩祭調和陰陽則亦爲邦者之事也又何必問求赤非爲邦歟又周之暮春乃夏之正月而充以爲歲二月此欲

實其龍見而雩之說龍見在二月故牽強附合如此惟
沈約引蔡邕月令章句曰論語莫春浴沂古有斯禮今
三月土已祓於水濱蓋出此又賈公彥疏周禮歲時祓
除曰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然則浴沂蓋卽三
月祓除也韓昌黎註論語改作浴乎沂又是一解閩百
詩謂曲阜亦有溫泉但距沂尙七里朱子初欲註浴爲
盥濯祓除忽又接曰有溫泉焉乃仍以爲浴云王棠謂
浴於溫泉將青天曰日之下赤身露體而浴千川乎按
此諸說惟上已祓除最爲近理至王棠疑爲白日中裸
身而浴則又不知凡溫泉可浴之處皆有屋宇如秦之
驪山等處何嘗露浴也

擊千繚缺或以爲殷人

太師擊等適齊適楚適蔡漢儒多有以擊等爲殷末人者班書禮樂志云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顏師古卽引師擊等以實之且云齊楚蔡者乃追記其地非謂當時已有此國名也古今人表列擊千繚等師古亦以爲紂時人而董仲舒對策云殷紂時賢者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師古又引方叔鼗鼓等往之并云漢書所引經文與近代諸儒家往往乖別則以擊千繚缺等爲殷末人固非無稽矣然史記禮書言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沉湮而下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則又

卽指擊于等且孔子嘗學琴于師襄又云師擊之始則八人中已有二人與孔子同時者可知八人皆曾樂官而非殷人也漢儒徒以商本紀有紂時太師少師抱樂器而奔之語遂以此八人爲殷末誤矣鄭康成又以爲周平王時人更屬無據至其遠適之由註家皆以爲周衰樂廢夫子止樂之後諸伶人皆識樂之正故散而他之按白虎通云王居中央制御四方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晡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然則四飯乃天子之制今魯亦有四飯則僭越已甚諸人之去其卽以此而不特以樂職之紊亂歟

其父攘羊

呂氏春秋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告之上上將執而誅之直躬者請代父死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告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不亦悖乎荆王聞乃赦之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此卽葉公所稱攘羊之事也而記載不同亦可參觀莊子盜跖篇亦云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害也淮南子亦云直躬父攘羊而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

人莫知其子之惡係曾諺

呂氏春秋去尤篇魯有惡者醜其父出見商咄反而告

其隣曰商咄不若吾子矣夫商至美也至美而不好至惡偏於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當時諺語蓋卽此事也淮南子云魯以偶人送葬而孔子嘆然則始作俑亦起於魯俗

尊孟子

孟子書漢以來雜於諸子中少有尊崇者自唐楊綰始請以論語孝經孟子兼爲一經未行韓昌黎又推崇之其後皮日休請立孟子爲學科其表略云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不過乎史史之降不過乎子不異道者孟子也捨是而子者皆聖人之賊也請廢莊老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通其義者其科選同明經則宋人之尊

孟子其端發於揚雄韓愈其說暢於日休也日休又嘗請以韓文公配享大學則尊昌黎亦自日休始

五畝之宅

孟子五畝之宅注家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之說起於趙岐岐又本漢食貨志謂公田內以二十畝爲廬舍而食貨志蓋又因穀梁傳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公田居一公田爲廬井竈葱韭皆在焉遂意公田旣授民爲廬則邑中不宜尙有五畝當是日與邑各半故謂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爲廬舍而城邑之居亦二畝半也然孟子一則曰五畝之宅再則曰五畝之宅周禮宅田注亦曰五畝之宅並未有言

二畝半之宅者明是五畝爲一宅矣若邑中之宅僅二畝半何不直言二畝半之宅乎田中不得有木旣以二畝半爲廬舍則樹桑不過邑中之二畝半又何以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乎然則五畝之宅俱在邑中所謂廬舍者蓋不過苦茅於壟間爲憩息地而非於公田中占其二畝半也在穀梁傳之說亦未嘗無本蓋據信南山詩中田有廬謂公田在井之正中而有廬在其內明是以公田爲廬舍不知中田猶云田中耳古人原有此倒用文法非必田之正中也自田而言田中則爲田內自邑而言田中并不過如田間云爾非必在田之中也其下卽云疆場有瓜見此廬之近於疆場也曰廬則非宅

可知也曰有瓜則不樹桑可知也且七月之詩云以彼南畝曰彼南畝者從乎邑而言之也若田中既有二畝半廬舍并竈葱韭皆具又何必從邑子而往饁乎若謂自廬簋至田同此一井廬與田相去幾何而猶煩饁乎且婦子皆處以供饁將邑中之宅竟無人居守乎又孟子聞商助周徹其實皆什一若公田中分去二十畝更仁以云什一乎將注所謂又輕於什一者果可信乎否乎以此數者參証益知五畝之宅之在邑而廬舍無二畝半之說矣

漢食貨志云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右塾鄰長坐左塾畢出然後婦人

亦如之其說本尙書大傳所謂春作時上老平明坐
右塾庶老坐左塾餘于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也或
者據此以爲農夫畢出於田野則宜有在廬饁餉之
事然曰里胥平明待農夫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則
每日曉出晚歸不宿於廬舍可知也且饁餉必係婦
子若自廬饁田則婦子應俱在廬舍而上老之出民
也云餘子畢出而不及婦子則婦子之不在廬舍可
知也田中無二畝半之廬舍益可知矣

負戴

孟子不負戴于道路注負任在背戴任在首余童時甚
疑之蓋習見內地人以肩挑也及至滇黔始知苗獠擔

物皆用小架負于背架有兩皮革而以兩臂挽之架上
又有形如半枷者附於頸而以皮條從後縛于額以固
其所擔物能負重行遠若使之肩挑則一步不能行矣
乃知負戴之實有其事也然此乃苗獮所爲孟子何以
知之意當時中國人擔物亦如此耶

伊尹割烹要湯

割烹要湯註但引史記伊尹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
滋味說湯按戰國以後爲此說者甚多不特史記也莊
子湯以庖人籠伊尹楚詞涉江篇伊尹烹於庖厨韓詩
外傳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爲相
淮南子亦言伊尹之負鼎其言之最詳者莫如呂氏春

秋具備篇云伊尹嘗居於庖厨又本味篇云有仇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中獻之其君卽伊尹也長而賢湯使人請之有仇氏不肯湯乃娶婦于有仇氏有仇氏喜遂以尹爲媵湯乃祓之於廟爇以燿火釁以犧豷設朝而見之尹說湯以至味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爲天子乃可具因言肉之美者有猩猩之唇獾獾之炙之類魚之美者有洞庭之鱒東海之鮪之類菜之美者有崑崙之蘋壽木之華之類和之美者有招搖之桂越駱之菌之類飯之美者有元山之禾不周之粟之類水之美者有三危之露崑崙之井之類果之美者有沙棠之實雲夢之柚之類而非先爲天子不可得而具

此所謂說湯之辭也然當時諸說亦有不同者屈原離騷云緣鵠飾玉后帝是饗王叔師注后殷湯也伊尹始仕因烹鵠鳥之羹修飾玉鼎以事湯也天問篇云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王叔師註小臣謂尹也湯東巡從有莘乞得尹因得吉善之妃也其解水濱之木數句則云小子謂尹也尹母娠身夢神女告之見竈生龍則急去已而竈果有龍母遂東走回顧其邑盡爲大水母因溺死化爲空桑之林水乾後有小兒啼人取養之旣長有才有莘氏惡其從木中出因以媵女嫁於湯也由呂氏之說則有莘不肯以尹與湯湯結以姻好

始以尹爲媵也由王氏之說則有莘以其非人所生故惡之以爲媵也以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句觀之則呂說爲是以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句觀之則又王說爲是蓋本無稽之事言人人殊固無從究其是非也

王良卽伯樂

王良以御趙簡子得名孟子所謂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是也左傳趙簡子納蒯賸於衛郵無恤御旣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郵良曰我兩韉將絕而能止之我御之上也是郵良卽郵無郵也而杜註郵無恤云王良也則郵無恤卽王良也國詩閭子如晉陽以尹鐸不墮壘將殺之郵無正進諫簡子悟乃以

免難之賞賞鐸伯樂與鐸素有怨至是鐸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是伯樂卽郵無正也而韋昭註郵無正云卽郵良也註伯樂云郵無正之字也然則孟子之王良卽左傳之郵良郵無恤左傳之郵無恤卽國語之郵無正本一人而伯樂則其字也漢書王褒傳王良執靶註內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是也乃顏師古旣知郵無恤郵無正郵良王良爲一人而又以伯樂另爲一人何哉

市井

市井二字習爲常談莫知所出孟子在國曰市井之臣註疏亦未見分晰風俗通曰市亦謂之市井言人至市

有鬻賣者必先於井上洗濯香潔然後入市也顏師古曰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總言之也按後漢書循吏傳白首不入市井注引春秋井田記云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此說較爲有據

七八月之間旱

七八月之間旱朱註謂周七八月夏五六月蓋以戰國時猶用周正也不知春秋時列國已不用周正而晉之用夏正又在列國之先晉春秋列國用夏正條內魏自晉分習用夏正已久杜預記汲冢紀年書係魏哀王時人所信以夏正爲首可見魏之用夏正固非一日也魏用夏正則孟子在魏對襄王所謂七八月者卽魏所用夏正之七八月

而非周之七八月可知或謂真正五六月正係望雨甚
殷至七八月則非所急不知處暑以後夫苗將秀其待
雨更切於五六月是孟子所謂七八月即真正也而必
以夏五六月釋之則未知魏久不用周正也